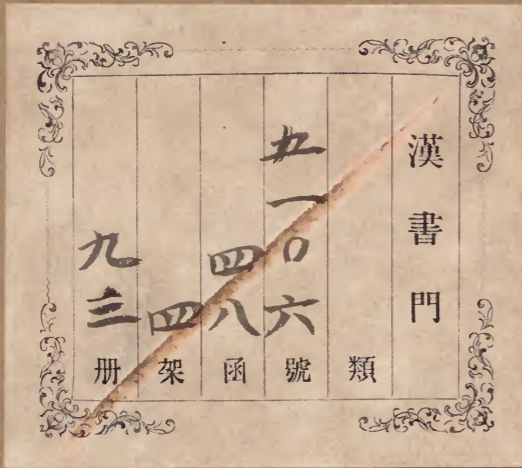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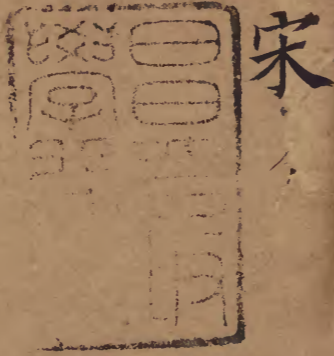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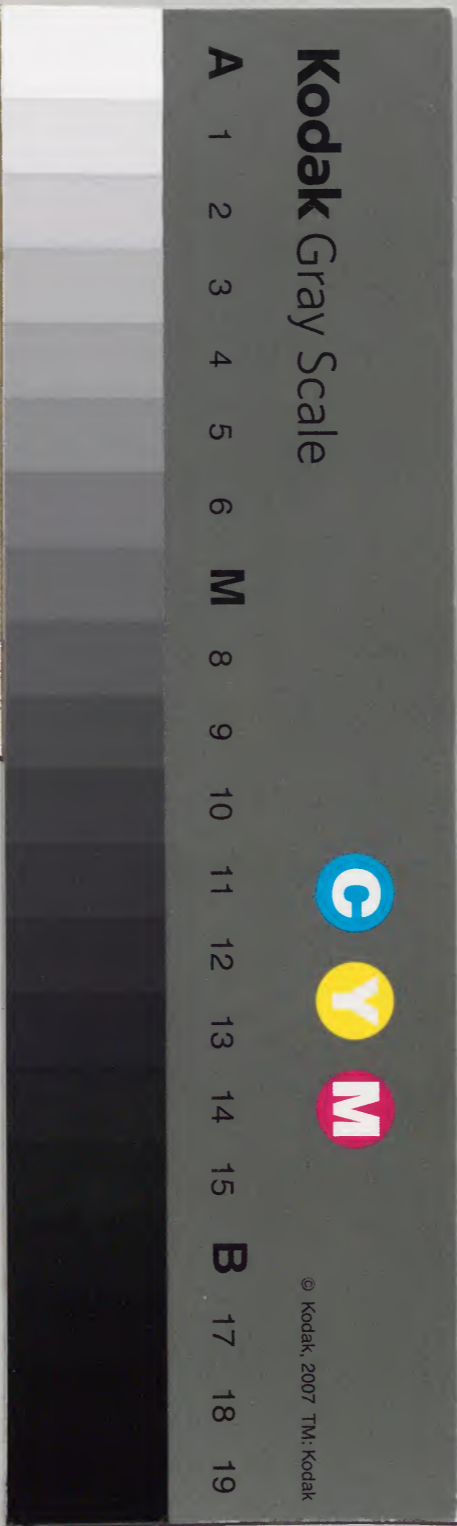


弘簡錄

百八十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06
冊數	93 (53 <sup>49</sup> )
函號	286 8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繼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道學 宋九之五

陸九淵 子持之兄九齡弟九韶

楊簡 錢時附

袁燮 子甫

沈煥

舒璘

薛季宣

陳傅良

蔡幼學

葉適

戴溪附

陸九淵字子靜唐相希聲八世孫祖德遷避五代亂居撫州金

溪父質以學行為鄉里所宗冠婚喪祭咸采古禮而行生子六

人 語備載弘道錄 乾道中九淵登進士初調靖安主簿終母憂改崇安

史浩薦召審察不赴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轉教令所

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常訪勇士

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陳五論一讐恥未復願博求天下豪俊

淺草文庫

舉論道經邦之職。二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改將作監丞。給事王信駁還。奉崇道祠。歸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屢皆滿者。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光宗差知荆門軍。陳牒者無早暮。得自造于庭。悉爲立期。如約而至。卽酌情決之。然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諭令自悔。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官吏之貪廉。民俗之善惡。習尚之淳漓。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已。而其子果無恙。或訴盜竊取而不知主名。九淵爲捕二人。至訊之。果伏辜。盡得其所竊。以還訴者。吏大驚。傳以爲神。中嚴保伍。羣盜屏息。荆門居江漢之間。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南習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西當光化。夔陵之衝。其山則由湖陽以趨水。則由郢城以涉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力濬築之。民恃以亡恐。罷關市。讓察商賈。畢集課。日益增。舊用銅錢。因近邊以鐵錢易之。行銅有禁。而貼納如故。九淵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耶。悉蠲之。以時教射。民得與軍伍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常言古者無流品之命。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早禱雨。卽應。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後二日沐浴更衣。端坐至午而逝。賜諡文安。會葬者以千數。寶慶二年。錄子孫官。子持之。字伯微。七歲能文。從父授徒。學者數百人。有未達。卽爲敷繹。荆門郡治火。倉卒指授中程。父器之。

會侂冑用兵持之深以爲憂乃歷聘九江見徐誼語曰自古興  
事造業必有學以輔之後世則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故三國兩  
晉諸賢往往不克有終明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  
思夕惟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爲之難也誼憮然時議防江持  
之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守  
江具又之鄂謁薛叔似頃安世之荆謁吳獵皆欲留之持之謝  
歸著書十篇名懃說嘉定三年試中江西轉運司徵爲東湖書  
院山長寧宗時遷迪功郎乞歸不許理宗轉修職郎差幹辦浙  
西安撫司致仕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孫溥咸淳七年補  
州文學

元九齡字子壽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入塾  
庠秦檜禁程氏學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郡博學黃老不事禮

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也遂歸講學自和師友而不同學  
者稱爲二陸吏部員外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  
見九齡與語大悅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益大肆力於學繙  
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局謹不苟  
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爲學錄復登乾道進士教授桂陽  
軍會茶寇竊發聲推旁郡人心震懾郡從衆請令九齡主義社  
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未嘗有二古者比閭之  
長卽五兩之率士而恥此反令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  
調度屯禦皆有法則暇則與鄉子弟習射郡縣倚以爲重遇益  
惡剽劫者過其門相戒不敢犯尋改興國軍地濱大江俗儉嗇  
鮮知學九齡益嚴規矩蕭衣冠如臨大眾勸綏引翼士類興起  
丁繼母憂服除調登州未上得疾早起對客語猶以天下學術

人才爲念至父整襟正臥而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  
郎直秘閣賜諡文達 第九韶字子美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  
州郡圖學者稱梭山先生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登乾道進士授富陽主簿陸九淵道過富  
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之禮富陽民多服賈簡爲興學養士  
文風益振遷紹興司理參軍紹興陪都臺府鼎立簡行獄必親  
用法持平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簡鞫之簡白其無罪帥  
欲令指擿其往事簡不奉命帥怒簡取告身納帥前爭愈力以  
朱熹薦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  
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兵法肄習之軍政修明衆大和說擢  
知嵯縣外艱去改知樂平興學訓士諸生感悟有泣下者楊石  
二少年爲民言名實獄中論以禍福咸願自新自是邑人以訟

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興五年名爲國子博士老少率縣  
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訟趙汝愚冤罷主管崇道觀轉朝奉  
郎嘉泰四年遷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權發遣全州嘉定初歷除  
秘書著作郎兼權兵部考功郎官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厲  
消禍變之道又言旱蝗所致咎在人心帝爲感動遷將作少監  
禮部郎官入對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實錄院以  
所陳言未行求外知溫州以廉儉自將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  
士禁止私饗仲明紀律吏不敢犯所至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  
皆畫像事之入爲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再遷  
軍器監兼工部郎官加朝奉大夫值金國饑中原民歸者日以  
數萬計簡奏乞撫之不報有疾請去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  
起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賜紫衣金魚進待制賜金帶理宗

轉朝議大夫爲直學士封慈溪縣男累加中大夫尋以寶謨閣  
學士大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旣受教象山自言惟日  
覺心曾湛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  
明本廣大驗之天下萬世奚獨簡心如此惟百姓日用而不知  
爾乃諄諄爲學者剖析孔子所言忠信爲大道忠者實信者誠  
子思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云徐行後長卽堯舜  
之道以羊易牛是心足以王惟不爲詐僞而求之幽深高遠乃  
爲知道所著有甲乙藁冠婚喪禮釋菜禮石魚家記已易啓蔽  
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一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擇賢  
以久任中外之官三罷科場而行鄉舉里選四罷設法道浮五  
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有八一興屯田以省養  
兵二限民田以漸復古三禁權酷羣飲四罷和買拆帛暨諸無  
名之賦五擇賢士教之太學教成便分掌諸州之學各擇井里  
之士聚而教之又分掌其邑里之學六取周禮會議熟講其可  
行於今者行之七罷妓籍禁淫樂八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  
也後咸淳間制使劉黻卽其居作慈湖書院 門人錢時字子  
是淳安人幼奇偉不羣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潛司旣而  
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興起政  
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學  
大底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癘痛快聞者皆有得焉喬行簡知  
其賢特薦之言時夙負才識尤通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  
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授  
館閣校勘詔守臣錄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李心  
傳奏爲史館檢閱轉對敷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

綱本畢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  
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  
集寶祐間守季鏞祠于學號融堂先生

袁燮字和叔鄞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  
夜臥常惺然稍長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第調江陰尉常  
平使羅點檄振恤浙西饑荒令每保畫一圖悉載田疇山水道  
路以居民分布其間書其名數治業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  
為縣振之無遺後有征發爭訟追胥按圖立決連丁家艱寧宗  
立名為太學正論救朱熹趙汝愚出為浙東帥幕嘉定初累除  
宗正寺簿密院編修權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舉江西  
常平權知隆興名為都官郎中遷司封入對言陛下即位之初  
委任賢相正士鱗集凶竊威權者從旁觀視彭龜年逆知必亂  
顯言其姦反以罪去自是諸臣得肆幾危社稷陛下嘗追思此  
事臨朝大息斯人猶在必大川之固已深知其忠矣今正人端  
士不乏願陛下嘗存此心不厭剴切崇獎朴直天下何憂不治  
又言臣昨勸陛下勤學好問聖訓答以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  
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猶昔之端拱淵默臣竊惑焉夫既知如  
是而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  
得失惜然莫辨帝納之由國子司業遷祭酒延見諸生訓以反  
躬勉已忠信篤敬聞者悚然有得兼崇政殿說書除禮部侍郎  
兼侍讀與史彌遠爭和議臺論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鴻慶  
宮起知溫州進直學士卒其學初得於陸九齡與同學沈煥楊  
簡舒璘相切磨復師事九淵發明本心之指每言人心與天地  
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為潔齋

先生後諡正獻。子甫字廣微，少服父訓，學以聖人爲師，自得爲貴。從楊簡遊，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登嘉定進士第一，調建康軍節度判官，入爲秘書正字，轉對言當今可懼有五。其一，端良者斥，諂諛者用，何以作忠臣，敢諫之氣。其二，兵戈旣興，餽餉不繼，根本日虛，恐有蕭牆之憂。其三，君上深居高拱，臣下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何由上聞。其四，外患未弭，內患方深，上下熙熙，自謂雅量足以鎮浮，而不知宴安實爲鴆毒。其五，庸夫儉人，苟求富貴，交結近侍，賄賂權貴，禍亂幾與不可悉數。未聞大明黜陟，將何以答天譴。名和氣哉。遷校書郎，又轉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遷游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誣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立法，凡大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徹原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轉秘書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以上請蠲減婺源紬絹并茶和折帛月椿等錢。豫蓄常平義倉，興修陂塘，砌築橋梁，憂服除改，知衢州，創立向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千緡養士，屬邑積苦，預借甫爲代輸三萬餘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故有義莊，增廣良田二百畝，移提舉江東常平，遇水旱不均，重以雨雪道殣，相望甫亟發庫廩之積，住催新舊窳名，遣官分行振濟，病者予藥，餓會江闔寇迫饒信，甫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寇迄不敢犯。兼提點木路刑獄，移司番陽，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所至詣學宮。

甫字廣微，少服父訓，學以聖人爲師，自得爲貴。從楊簡遊，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登嘉定進士第一，調建康軍節度判官，入爲秘書正字，轉對言當今可懼有五。其一，端良者斥，諂諛者用，何以作忠臣，敢諫之氣。其二，兵戈旣興，餽餉不繼，根本日虛，恐有蕭牆之憂。其三，君上深居高拱，臣下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何由上聞。其四，外患未弭，內患方深，上下熙熙，自謂雅量足以鎮浮，而不知宴安實爲鴆毒。其五，庸夫儉人，苟求富貴，交結近侍，賄賂權貴，禍亂幾與不可悉數。未聞大明黜陟，將何以答天譴。名和氣哉。遷校書郎，又轉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遷游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誣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立法，凡大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徹原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轉秘書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以上請蠲減婺源紬絹并茶和折帛月椿等錢。豫蓄常平義倉，興修陂塘，砌築橋梁，憂服除改，知衢州，創立向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千緡養士，屬邑積苦，預借甫爲代輸三萬餘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故有義莊，增廣良田二百畝，移提舉江東常平，遇水旱不均，重以雨雪道殣，相望甫亟發庫廩之積，住催新舊窳名，遣官分行振濟，病者予藥，餓會江闔寇迫饒信，甫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寇迄不敢犯。兼提點木路刑獄，移司番陽，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所至詣學宮。



講說朔書院貴溪之南以祀陸九淵值霜殺桑春夏雨久湖溢  
諸郡大水甫請於朝給度牒振恤之盜起常山調兵屯虜信以  
備都城大火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天意人心實同  
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願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  
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編羣工大明黜陟與天  
下更始歲復旱再請度牒緡錢綾紙以助振恤躬藥院療疫癘  
前後五年所活始不可計彗星見應詔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  
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  
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上順天意下合人心自然災變不生  
矣尋除直徽猷閣知建寧府兼福建運判閩鹽隸漕司抑州縣  
變賣公私苦之甫奏復舊例兼代輸泉漳興化民丁米錢所屯  
左翼軍本備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遇唐石有寇  
卽調之以行名爲秘書少監入見奏無逸之義知稼穡艱難自  
然逸欲不起乞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意專意經術愛  
養精神無消天下讜言之氣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奏剛  
之一字最切於陛下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斷  
而勿行陛下徒有慕漢宣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之失蓋由不  
知剛德之真不用於斥邪佞而反用於逐賢人也俄兼中書舍  
人論鄭清之行履畝輸券之令有司避貴虐賤有力者未應令  
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先及於中下之戶人心悲痛亡聊本朝  
立國以仁陛下以此舉仁乎否乎帝爲惻然史嵩之帥江西甫  
當行詞奏臣本與嵩之同里其父彌忠與臣有故每戒勿輕議  
和而嵩之力主和議父子異心之人朝廷用之臣竊未解旣而  
嵩之權刑部尚書復奏臣於嵩之本無讐怨但國事所係誼難

緘默終不與書詔命廼出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轉以授其  
 兄肅未幾除甫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復為中書舍人入見帝  
 問邊事甫奏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及嵩之移京  
 湖沿江制置又奏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在淮西王楫由淮西而  
 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也  
 不報擢權吏部侍郎入見奏江湖暴涌旱魃為虐楮幣蝕其心  
 腹大敵剝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乘一德塞邪徑遷兵  
 部侍郎奏岳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今反以知兵得名疏入  
 珂補外甫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名諸生叩其問學為講  
 明義理時邊遽日至甫條上十事至為明備權兵部尚書兼吏  
 部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對駁信安志江  
 東荒政錄防柘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登乾道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  
 授召為太學錄孜孜訓誨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  
 益以傳道講習為務同僚忌其立異煥不顧也會克殿試考官  
 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眾滋忌之或勸  
 以姑營職業道未可行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  
 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為問言路指為訕請黜之在  
 職纔八旬調高郵軍教授去後克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  
 山陵安撫鄭汝諧奏克修奉官時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  
 給不暇煥移書御史言國有大戚臣子安敢宴樂自如請明示  
 以喪託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  
 而須素絕矣從之尋除知婺源三省類薦轉通判舒州閒居雖  
 病猶不廢講讀卒時惟以母老為念善類凋零為憂周必大謂

立朝不能推賢揚善負此益友予常愧叔晦叔晦不愧予也煥  
人品高明造詣誠篤中或有所未安不苟自恕晝嘗觀諸妻子  
夜嘗卜諸夢寐兩者無愧然後即安寶慶二年追贈直華文閣  
諡端憲

舒璘字元質奉化人初從張栻遊有所開警入太學事陸九淵  
朝夕不離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又徒步往謁朱熹呂  
祖謙于婺相與講學必求弗畔于道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粗席  
總是佳趣柳風沐雨反爲美境其篤志若此登乾道進士兩授  
郡教授不赴繼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  
議及與居處了無疑問久之遷徽州教授習俗不尚詩禮久不  
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俾家傳人習自是學者浸盛  
丞相呂正稱爲當今教官第一司業汪達首薦遷知平陽縣郡

璘頗苛民病之璘以轉告太守辭嚴義正守爲之改容後終宜  
州通判與沈煥爲同志友樂于督教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煥  
若啓迪後進煥不逮璘袁燮謂其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簡  
亦云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曰其接人處已如熙然之陽春  
淳祐中特諡文靖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少孤鞠于伯父敷  
文閣待制弼年十七荆南帥袁溉辟書寫機宜文字溉嘗從程  
頤學盡以其學授之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  
究講畫莫可行於時及見渡江諸老問經理大畧得中興韓岳  
事甚悉劉錡鎮鄂渚季宣說錡言武昌兵寡勢弱宜早爲備錡  
不聽及與金兵交稍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荆襄金兵  
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季宣說澈曰閔旣得蔡有破竹之勢

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且內顧  
 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又不川時江淮士民間金兵且至皆  
 預遣其孥或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  
 家有急當偕死聞者亦自奮會多盜立保伍法因地形便合以  
 爲總不限以鄉諸總必有圃以習射禁誦博雜戲而許以武事  
 角勝負勿鄉置一樓盜發伐鼓舉烽盜輒獲又請於宣諭司得  
 戰艦十甲士三百於縣治白鹿磯安樂口各置戍兵人心以安  
 樞使王炎薦之名爲大理寺簿未至爲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  
 特羣臣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  
 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爲今之計  
 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川兵請俟十年之後時江湖大旱  
 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乃爲度

廢田相原縣復合肥三十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凡爲戶若干  
 語人曰吾非爲今日利也邊界有警柵合肥之圩可斷江以保  
 巢湖葺黃州諸莊則西道有屏蔽矣還言光州守朱端友以招  
 集爲名雜舊戶奏以幸賞孝宗怒下大理治端友以憂死因奏  
 左右之人託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言悉自  
 不意中游揚中傷爲人君者不可不鑒齊威之誅賞卽墨之毀  
 譽也帝曰朕方圖之季宣又言淮郡城工糜費鉅萬率中使督  
 視卒卒成之臣行過合肥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深陽南壁闕而  
 居巢庫陋如故陛下將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臣所深憂咎根  
 未除權臣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儻一意冒聽臣恐蹈石  
 顯王鳳鄭注之奸也又言近聞陛下或以好名棄天下人才夫  
 好名特爲士大夫學問之累若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

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帝稱善恨得之晚命進兩官除大理正凡奏請論薦皆報可允文不樂出知湖州會戶部以曆付場務錙銖皆分隸經總制季宣奏言自經總制立額州縣皆鑿空以取贏雖有循良之吏思稍寬而不得若復額外征其強半徒見束手無策安所從出哉戶部譙責愈急季宣益力爭乃收還前令改常州未上卒年四十有詩書春秋學庸論語訓義藏于家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幼習科舉患程文之弊思黜其說爲文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山是名擅一時永嘉自鄭作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宗之而得於季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復與呂祖謙張栻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栻傳以主敬集義之功學乃日進四方聞而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政龔茂良薦改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傅良平一府曲直傅良一斷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乃陰結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時稍遷提舉常平茶鹽爲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者官輒沒入其貲傅良曰絕人嗣非善政也聽得立異姓爲後復者幾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名爲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入都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又潛心本朝太祖開創本原輪對言太祖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自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熙寧取之別項封樁充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而無額上

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  
以後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于權貨務秋苗斗斛歸於  
綱運州縣皆不得預至無以供則豪奪於民取之斛而折變科  
敷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夸在民力之寬不  
寬卽知天命之永不永矣臣願陛下以救民窮爲已任推行太  
祖未泯之澤以爲萬世無疆之休又言今之民力竭於養兵尤  
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  
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  
民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  
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爲一體民力可得而  
寬矣帝從容嘉納勞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來  
上退取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嘉王  
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上得心疾  
禱章疏不時傅良疏言一國之勢如人一身但壅卽致疾若今  
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卽有姦儉乘時爲利內外之情不  
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  
帝悟會疾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  
下至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方名內侍陳源爲押班傅良不草  
詞上疏言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  
爾臣嘗卽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既許之矣未  
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  
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立班以俟帝出至御屏皇  
后挽帝回傅良趨上引帝裾后叱之退而哭于庭后益怒傅良  
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寧宗立名復職兼侍讀直學士

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傅良言熹難進易退  
內批一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中丞謝深甫論其言不顧行  
出提舉興國宮佾冑黨交疏削秩罷居嘉泰二年起知泉州辭  
不赴授集英殿修撰尋以寶謨閣待制致仕終于家年六十七  
諡文節所著有詩解訓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蔡幼學字行之傅良同縣人自幼從學以文名年十八試禮部  
第一廷試對策言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  
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原本未立即位之始首望太平延今十年  
風俗日壞紀綱日亂人心益搖吏慢兵驕財賈民困初恥一相  
難立更置二相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  
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言自漢武帝志在  
用兵大司馬大將軍之權反重丞相反輕公孫弘之徒專務苟  
合取容不立相業自是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  
卒貽無窮之禍今外戚張說陛下媿子使預兵柄其人無一才  
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孝宗  
覽之不憚得下第教授廣德軍父憂改潭州執政薦除敕令所  
刪定官入對言大恥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志在有爲  
而爲苟且之議委靡之習所誤帝喜曰卿意欲朕立規模爾尋  
丁母憂光宗朝由太學錄改武學博士擢秘書正字兼實錄檢  
討遷校書郎上不朝重華宮幼學疏言陛下身體髮膚壽皇所  
遺宗社人民壽皇所命疇昔慈愛有感於心亟宜獨出聖斷復  
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不報寧宗卽位奏爲君之道其要有三  
首事親次任賢寬民而本莫先於講學此年小人謀傾君子爲  
安靖和平之說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

旨損遂至九重深拱羣職盡廢多士盈庭一籌莫吐苟非聖學  
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乎又言自有免役積剩無  
額上供大禮進奉贍學糴本經制錢之後又有和買折帛總制  
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  
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帝稱善將進用之為侂冑所忌內批  
除提舉福建常平陞辭復勸上重大臣之責無故不可廢經筵  
輕儒術易臺諫既至官講行荒政每事咨訪朱熹而後行侂冑  
愈不悅令劉德秀劾罷奉祠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刑  
獄未行有勸侂冑收召海內名士者乃以幼學為吏部員外郎  
入見舉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絹折羅事言陛下除兩浙丁錢視  
高宗無間若一日之間行得如此一事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事柰  
何共事一開諸路惟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

擾願自今一以愛惜邦奉為念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兼禮部  
書舍人侂冑誅餘黨尚熾幼學次第彈繳竄黜號為翻殿凡罷  
冑所壞官制一切整正時正學久銷士專於聲律對偶學問日  
支嘉定初幼學同樓鑰知貢舉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正尋百  
學士院內外制溫雅得體人多稱之累除刑吏二部侍郎趙師  
彛除知臨安幼學論其姤權臣進官命遂寢改兼侍讀除龍圖  
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福州福建安撫使政尚寬大惟恐傷民  
會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費幼學曰  
罔民而可吾忍之乎力求罷去以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  
復名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尋兼太子詹事入對言朝廷歲遣  
厚幣入金值其有難不果納遽以兵叩邊索取且肆其侮漫形  
之文辭天怒人憤願伸大義以破其謀上悟始詔與金絕因請



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何以定衆志分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  
以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于室西南隅遂卒年六十  
四生平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  
理縱橫闔沛然如決江河雖辯士不及中年述作益窮根本  
非關教化之大由性情之正者不道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  
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世  
葉適字正則與戴溪俱永嘉人爲文藻思英發登淳熙進士授  
平江節度推官母憂改武昌判官史浩薦改浙西提刑幹辦公  
事士多從之游以參政龔茂良薦召爲太學正遷博士輪對奏  
恢復之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今之國是謂置不共戴天之  
讐而自爲虛弱一也國是旣然議論不一奇謀秘畫止於乘機  
待時極本自匿其難二也事之本末功之首尾前後不相爲謀

其可以始終倚重策勵期望者付託於誰此人才之難三也  
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報君父之讐則形勢乖阻誠無展  
足之地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  
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  
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願講利害  
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不沮不喪而已讀未竟帝感頷  
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除太常博士  
兼實錄院編修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後皆召用林栗劾  
朱熹適上疏匡救語在栗傅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  
爲尚左郎官勸上不可以狐疑而間恩義畏忌而廢朝綱時事  
無鉅細皆廢不行人情離阻適又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  
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詞

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已而  
帝竟不往中外洵適責宰相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  
疾瘳公不播告在廷使臣子輕議君父可乎及孝宗崩變且不  
測適語知閤門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可坐視蔡許  
諾遂與傅昌朝關禮韓侂胄三人定內禪議一時表奏皆適與  
汝愚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  
汝愚賞功將及適固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又告汝  
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餼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  
矣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兵馬錢糧御史胡紘劾降兩  
官差知衢州起爲湖南運判遷知泉州入對言於寧宗曰治國  
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  
方來帝納之薦樓鑰丘密黃度三人悉與郡會侂胄亦悔前過  
自是禁綱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父憂服除召至時九思將啓  
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  
大臣思報積恥規恢祖業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矣所謂實政者當經  
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處以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  
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御前四處大軍練之使足以  
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  
賦稅愈重國計愈急况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  
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  
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方可冀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  
以也復除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  
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未幾諸軍敗授寶謨閣待制知建康

府兼沿江制置使金兵大入建康震動適募得市井悍少并帳  
下願行者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遇敵蔽茅葦中射  
之應弦而倒敵錯愕不進又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  
馘以歸城中始安進實文閣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議立堡  
塢使淮民復業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木險要以守春夏散耕  
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衛采石  
定山則衛靖安瓜步則衛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  
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  
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并  
堡塢居民共相守戍每歲防秋制司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砦  
浹糧之用自此流民漸歸會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劾其附會州  
兵奪職奉祠凡十三年官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

概雅以經濟自負卒年七十有四贈光祿大夫諡文忠  
字肖望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湖給勅  
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  
自溪始升博士通判慶元府改宗正簿累遷兵部郎官奏兩淮  
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隰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  
利以爲救農之策符離師潰溪奏沿邊忠義人及湖南北鹽池  
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命參議張巖京口軍事數月  
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  
太子命講中庸大學溪辭以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  
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  
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尚書歷華文龍圖閣學士嘉定八年  
以宣奉大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諡文端溪於宮僚中

以微婉受知然立朝建明後務秘密或議其殊乏骨鯁去

孟簡錄卷一百八十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字自望少自文谷著熙正卒皆端策一諷戰泖南燧賊  
難縣以登徵自負卒辛士十百四韻次蘇大夫第

一道學 宋九之六

真德秀 魏了翁 李舜臣 子心傳道傳 楊泰之

黃震 湯漢 新 方逢辰 增 王應麟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字景希浦城人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  
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妻以女邀與諸子共學登慶元進士釋  
褐南劍州判官復中博學弘詞科遷太學正嘉定元年轉博士  
侂胄誅入對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  
然而隨敵所要增歲幣之數函姦臣之首至於往來稱謂犒軍  
金帛與夫歸明流徙之人皆承之惟謹彼得無滋慢我乎抑善

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日者號爲更紀無以使敵情之畏  
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釁  
而起恐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當崇獎名節明示好尚  
大反覆轍加意新政上納之名試改祕書正字兼玉牒檢討遷  
祕書郎兼沂王府教授權直學士院入對言暴風雨雹熒惑旱  
蝗之變皆賊吏所致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  
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改著作佐郎忌者讒之辭不  
拜兼禮部郎官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  
上恬下嬉恐多事之端反起于我時服其先見遷軍器少監爲  
起居舍人奏言嘉泰之失深於慶元往逐朱熹彭龜年貶呂祖  
僉周端朝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至於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  
莫敢言而臺諫且力擠之更化之初羣賢奮進未幾相繼罷去

彼節伯成蔡幼學鄒應龍許奕諸人非必大有矯拂已皆不容  
於朝從此各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  
如此豈不殆哉會更鈔法配民藏楮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  
以聞德秀抗言一夫坐罪併籍昆弟之財盡室無辜没入萬金  
之產被科率者至高下之不分鬻田宅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  
謂之便民乎奏入其患稍息尋兼太常少卿充賀金國登位使  
行至盱眙聞金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所歷揚楚至盱眙沃壤  
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所以屏障大江也顧田疇  
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阨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  
警徒恃長江爲險豈不惜哉誠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  
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  
以兵法不待糧餼皆爲精兵矣時史彌遠爲相方以爵祿糜天

下士德秀慨然語劉焞曰吾徒當急引去使廟堂亦知世有輕富貴之人遂力求外授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朝辭上諭曰卿力有餘但爲朕搏節財計以助邊川因奏國耻不可忘隣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上領之江東旱蝗德秀講行荒政與留守憲司分部賑拯自領太平廣德與太守魏峴以便宜發廩傲教授林庠振給之所全活以算徽守林琰乏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規匿振米皆劾罷之還日父老數千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徽公我輩相隨入此矣先是胡視薛極每請德秀迂儒及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緣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之德秀抗章自辨上悟與峴祠授庠幹官擢德秀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初番舶畏苛征歲不過三四至德秀首行寬令至者相繼輸租令民自繫有訟惟揭示姓名聽人自詣繩大家爲閭里患者親授方略禽獲海寇復徧行崖島審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十二年改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丁母憂歸明年靳黃失守盜起南安悉始所慮十五年轉寶謨閣待制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以廉仁公勤率勵僚屬以周程朱張學術源流勸勉士類罷權酷除斛面免和糴立惠民慈幼倉及社倉義阡惠政畢舉凡試諸軍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朱橐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德秀力爭止之討平江華縣賊蘇師幼武岡守臣司馬遵激軍變誅其亂首埋宗立名爲中書舍人尋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奏言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

幹莫安生民之柱石近者雪川之事已往不可諫將來願陛下  
益以舜處象爲師討論秦王故事追封立後興滅繼絕又言乾  
道淳熙間位于朝者以饋送及門爲耻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  
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廷臣敏銳者多于老成  
雖管蔡傅伯成楊簡者艾柴中行儒學趙蕃劉宰恬退至忠亮  
敢言如陳必徐僑廉吏如知袁州趙鉞夫皆未蒙錄用上善之  
羅直祕器人對又言蜀帥崔與之閩帥楊長儒皆有廉聲乞廣  
如益訪上御清暑殿進言昔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于此御瞻  
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蠹蝕者唯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  
持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  
親朝之勤語意深寧宗小祥議羣臣言服喪秀言孝宗行三年喪  
之憾至孝宗崩羣臣等議羣臣易月之後惟朝會治事權用黑  
帶公服時序仍衰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冑變亂限以小祥然  
帶尚不以金鞋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轡不以文繡此於臣下何  
損朝議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雙言上虚心聽納彌遠外示嚴  
律內實忌之謀所以撼德秀者未有以發會與工部尚書陳德  
剛論濟王贈典其黨梁成大李知孝莫澤相繼劾德秀罷之除  
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朱端常又劾落職罷祠既歸修讀書  
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汀寇起  
陳韓有文武才常平使史彌忠用其言起韓討平之紹定五年  
進徽猷閣待制復知泉州百姓聞其來歡聲動地迎者塞路入  
境首禁諸邑預借兩稅決訟自卯至申猶未已或咎寬恤太驟

勸宜蓄養精神。答曰：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耳。時南外宗正司公族增至二千三百餘人，德秀爲設法請度牒給之，彌遠卒改顯謨閣待制，福建安撫使，痛戒所部濫刑橫歛，私狗鬻貨，罷市令司平物價，革里正督賦，寬民間貴糶之價，以次第禽殄海寇，未幾聞金滅，朝議進取，德秀以爲憂，疏言：移有用之兵甲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有限之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收復之效未期，撥本之憂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名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進三劄陳所天永命之本，用兵人材之難，攻戰守備之策，末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是害敬，上欣然納之。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勅令，并經武要略乞祠，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

亟衣冠起坐，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見者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野，四方人士想慕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周洽，中外交稱頌之，亦以此取忌，屢擯不用，而望實愈彰，僞學之禁方嚴，德秀晚出，挺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正學不絕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書最多，惟大學衍義經筵進講盛行于時，餘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採荒錄清源雜誌星沙集志世稱爲西山先生。

冊曰：真氏三書衍義爲最，斯文作興所關甚大，後生不揣希竊沾丐，百年千載未知所艾。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人，本姓高，山繼魏氏，自幼英悟，數歲入學。



引簡錄  
儼如成人讀書過目不載覽年十五著韓愈論潛心正學從李  
燔輔廣遊時嚴爲學之禁了翁獨倡其說毅然不回登慶元進  
士授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召爲國子正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  
召試學士院侂冑方開邊費人莫敢言了翁對策言國家紀綱  
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材衰弱求之  
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願急於自修不可舉天下而試於一  
術時論避之改祕書正字遷校書郎以親老乞外知嘉定州奉  
親還里侂冑誅史彌遠相了翁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  
築室白鶴山下闢所舊聞知名士如游俱吳詠年子才皆造門  
受業尋差知漢州以敦化善俗爲治蠲積逋除科抑嚴戶婚交  
言其敬奉條教不敢犯適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坐降秩奉祠  
未幾復官知眉州后俗二百法令持吏短長號難治了翁至乃尊

禮書者簡拔俊秀望親爲講說詣學宮誘掖指授舉行鄉飲  
禮禮以示教化曾與士員以振文風復慕願堰築江鄉館士論  
大庸俗爲丕變以所行薦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又  
遷壽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檄權遂  
寧增埤浚隍如敵將至後一年有潰卒攻掠旁郡知遂寧有備  
不敢犯遷直祕閣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母憂免喪差知潼  
川約已裕民治効大著了翁去國十有七年始被召上迎勞優  
厚入對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  
位次論人才風俗五事并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上嘉  
納之進兵部郎中改司封兼國史編修轉對首言江淮襄蜀當  
分爲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財用爲聯絡  
守禦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闕文等事嘉定十六年爲省

試參詳官累遷起居舍人入奏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宜察時幾恭天命尊道撥嚴法守集思慮益汲汲圖之又言君臣上下必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不可人自為謀而從腹誹習諛踵陋臣實懼焉願陛下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才之歎其言剴切會史彌遠專權廢立了翁積憂成疾求退不許遷起居郎寶慶元年雷發非時理宗言朕心終夕不安了翁因奏義理所安人心即謂之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即所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大毋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為矣又言願敷求碩儒丕闢正學圖久安長治之計中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權工部侍郎辭疾改集

英殿修撰出知常德李知孝朱端常劾之降三官安置靖州了

翁常言道器不相離自秦漢以來諸儒莫得其要近世復好為鹵莽其求於傳註者舛偽牴牾於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既無以明辨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存者又不察其本末乃盡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錄為九經要義其詳載弘道錄紹定五年起寶章閣待制潼州路安撫使知瀘州瀘素稱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為重葺樓櫓增置器械教習牌手中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剏義塚百廢具舉進華文閣賜金帶時權臣相繼擅國了翁應詔論十弊一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復二府之典以集眾議三復都官之典以重省府四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復聽言之

典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復制閹之典。以黜私意。分別利害。粲若白黑。上讀之。感動多。舉行之。名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入對首陳彌遠十罪。又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進退人物。杜塞姦回。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皆切於上躬。改吏部尚書兼侍讀。上改容聽受。詢察政事。咨訪人才。常至漏下四十刻。退而條獻十事。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寧廟。趣崔與之參預政事。定履卹之令。以寬民力。詔從。臣集議以揀楮幣。儲闕才。以備緩急。搜人才。以凝國論。力圖自治之策。下罪已之詔。分別褒黃二帥。是非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分任。諸帥區處。降附凡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上悉嘉納之。將引以知政。忌者合謀排擯。謂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出督視京湖軍馬。

適遠警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不得已受命。上勉勞甚。至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略。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鶴山書院大字。及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遂開府江州。申徹將帥調遣。援師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及二旬。召還尋。改資政殿學士。安撫湖南浙東福建。知潭州。改紹興。福州皆辭。免奉祠。洞霄宮嘉熙元年。疾革。門人來問。猶正衣冠。語相問答。且曰。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已。而口授遺奏。拱手而逝。表聞上震悼。輟朝。歎惜。用才不盡。贈太師諡文靖。賜蘇州宅一區。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自幼知書。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

今留心天下事推迹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求道之志紹興末著江東勝鑑十篇以上言六朝皆安江東雖嘗取勝不肯乘機以一天下宜爲今日之監登乾道進士調邛州安仁縣簿歲侵饑民嘯聚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亟出慰勞遣散之權成都教授辟虞允文幕府以薦改宣教郎知德興治尚風化民有母子兄弟相訟連年不決舜臣爲陳孝友之道遂相愛如初聞詣學講說邑士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逋民病差役舜臣勸諸鄉以稅數低昂定期久近創爲義役期年而成民便之銀坑久罷小戶猶敷本錢官爲償之天中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不以煩民俄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簿重修裕陵玉牒多不拘常法必視治亂所關謹書而備錄之尤邃於易常曰易起於畫凡事理象數皆因畫以見故多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坎離中畫爲誠明苟捨畫而論非易也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每爲學者稱之又有羣經義書小傳家塾編次論語鏤玉餘功錄及文集若干卷三子心傳道傳性傳皆道學後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崇國公 心傳字微之壯歲絕意應舉閉戶著書有史才通故實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合薦寶慶二年夢遣至闕賜進士出身除史館校勘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轉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軍事端平二年召除祕書少監史館修撰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三年書成拜工部侍郎疏言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歛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千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計以消惡運迎善祥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

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  
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耻敢於爲惡之  
人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不  
猶緣木求魚乎臣考今日所以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  
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檢稅不盡實而民怨籍費不以罪而民怨  
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故愈積而愈極也陛下願治七年朝令  
夕改靡有常規行齋居送畧無罷日陪都園廟工作甚殷潛邸  
女冠聲焰滋熾珍玩之獻罕聞卻絕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律以  
成湯六事無一免者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  
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  
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也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奉祠避居潮州  
淳祐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八所著有高宗繫年錄學易編誦詩

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舊聞訓誤朝野雜記道命錄西陲泰定  
錄辨南遷錄并詩文傳于世識者病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  
之士所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差有愧云 道傳字貫之少莊  
重稍長讀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  
如也登慶元進士調利州司戶參軍徙蓬州教授開禧用兵金  
人窺散關諸司檄道傳計事道聞吳曦反痛憤見於形色遣其  
客問道持書遺安撫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非雄才犯順首亂  
人心離怨若因此而用之可以坐縛誠決此舉不惟內變可定  
抑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覲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曦黨  
脅降道傳折之以義不爲屈竟棄官歸曦平詔嘉其抗節不撓  
進官二等嘉定初召遷太學太常二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  
加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

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  
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入者之中人  
才最要其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未嘗明示天下願  
下明詔崇尚正學取朱熹四書集註章句或問頒之太學執政  
有不樂者以語侵之道傳不爲動遷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憤  
薛極胡榘等新進用事賄賂成風求外出知真州幾賦圯弗治  
者築兩石壩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壕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  
以爲阻人心安固尋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至卽按部劾  
吏胥貪縱爲民害者釋濫繫弛道負夏旱應詔言楮幣之換官  
民如讐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歛增加軍將椎剝皆切中時病  
所條荒政朝廷多從之與真德秀振饑分任池宣徽三州窮冬  
行風雪中不避深村窮谷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

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時榘爲吏部  
侍郎薦以自代道傳引疾乞去不許入對盡言不諱上自朝廷  
次及宮掖侍從臺諫皆箴其闕不以爲忤除兵部郎官辭不就  
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詔特轉一官諡文節生平  
雖不及登朱熹之門嘗訪求所從學者與講習篤於踐履氣節  
卓然居官以惠利爲本振荒遺愛江東人久而思之三子達可  
當可獻可以獻可爲心傳後性傳字成之登嘉定進士歷幹  
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千  
數百年惟陛下克繼孝宗通喪三年前烈有光乞付此疏於史  
官使四海聞風民德歸厚疏備載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錄  
檢討尋以寶章閣待制知饒州改寧國復名爲兵部侍郎權尚  
書進讀仁皇訓典勸帝效學從之累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奉洞霄宮祠致仕卒贈少保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蜀名儒虞仲之子自少立志于學卧不設榻食不知味者幾十載慶元元年類試調瀘州什邡二尉轉綿州教授羅江丞制司吳獵檄置幕府與論吳曦之亂曰若士大夫不從必不敢爲亂既亂或能抗義猶將有所憚夫亂義之反也亂所以成士大夫爲之也獵奇之改知嚴道縣攝嘉定通判使者誣白厓柴將王壘寘于法坐誣誤餘人于死泰之力爭不聽棄官去安丙薦之泰之名儒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父憂免喪改知富順監祿廩盡周鄰里又以千緡置義莊擢知普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方言于安丙乞盡蠲其賦改知果州諸邑畸零錢病民儲經費之贏爲對減之張義實白發其

端泰之踵行之止于尚書 請定爲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

我無疆理宗卽位趣入對言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無牽於私意奪於邪說以救蠱敝以新治功本朝德澤邇來斲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爲國方以直言求人復以直言罪之臣恐言路旣梗士氣益消浸成衰世之風爲國者何便於此上奇其對擢爲工部郎中後言事者相繼皆自泰之發之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紹定元年入對謂雪川風雨爲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至於巴陵陛下昆弟與其追恤於後莫若舉行於今詔直寶謨閣知重慶府爲書別丞相勸以急於用人去自私之心恢容人之度審取舍之權至官俗用大變俄主管千秋鴻禧觀卒所著有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辭春秋列國事日公羊穀梁類詩事類名物編論孟類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史類歷代通鑑

本朝長編類東漢名物編大易要言雜著凡二百九十七卷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登寶祐進士調吳縣尉攝縣及長洲華亭  
皆有聲常平王華甫辟主管帳司文字華甫病革猶贊之強起  
劾罷貪守三人改辟提領鎮江轉般倉分司入爲贍軍酒庫所  
檢察官涖史館檢閱預修寧理兩朝實錄輪對言民窮財匱乞  
罷給度僧道牒其徒老死卽收其所入可紓民困時宮中建內  
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  
判廣德軍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官自置倉小  
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爲本橫取於民議者以自朱熹不敢變震  
曰不然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且變通安有儒者爲法不  
掇其弊耶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  
而貸者不取息民甚便之郡有祠山廟歲祈禱以數十萬計牲  
皆用牛或自嬰桎梏拷掠以徼福震悉杖而禁之俗又有埋藏  
會爲坎於庭以牲品納其中而封鐫之明發失其所在震以爲  
妖嚴加禁絕賈似道從子蕃世爲守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蕃  
世疏震撓政解官尋通判紹興獲海寇僂之撫州饑擢爲知州  
震單車疾馳之官法嚴惠流米價日減餓者親煮粥食之勞者  
請爵賞于朝所全活亾算轉運司下州糴米七萬石震曰民不  
堪重困以沒官田三莊所入應之稍間則補刻六經儀禮修復  
朱熹祠樹晏殊里門新舊學造社稷祭器復風雷祀勸民種麥  
禁競渡船善政畢舉詔增秩提舉常平倉司有結關拒捕事關  
尚書省繫獄久無敢決震謂結關猶他郡結甲非作亂比况已  
經數赦令釋之新城光澤二界民夾溪而處歲忿鬪爭魚知縣  
蹇雄擾之因相結焚掠民居震劾罷雄諭其民散去慈幼局名



存實亡震為損益舊法有貧者當婉許里胥請於官贖之成活者衆定役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又大興水利豪右所占廢陂壞堰悉復之改提點刑獄決滯獄清民訟赫如神明俄以言去奉雲臺祠似道罷名為宗正寺簿移浙東提舉常平兼判紹興福王府長史震奏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為其屬豈敢察非補過固辭不拜嘗語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有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諡曰文潔先生

湯漢字伯紀安仁人少與其兄千中皆知名當時柴中行覓而奇之真德秀在潭延為賓客嘗造趙汝談許曰當今第一流也趙汝騰薦漢於朝詔免解充象山書院學長赴禮部別院試

正奏名授上饒縣簿轉運趙希暨言漢海內知名士豈宜吏之州縣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兼書院山長淳祐十二年進史館實錄院校勘會大水上封事曰君心敬肆之別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妖祲陰沴所從生也火災又言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膺皇天眷命受祖宗寶圖則不當懷私恩為天下共主以億兆寄命則不當隆私親大臣邇臣服休服采皆陛下所倚仗則不當信私人三省密院朝廷發號布政所從出則不當有私令四海九州土宇版章皆陛下所有則不當殖私財何乃弗念皇天祖宗之德而報荅私恩弗恤羣黎百姓之苦而富貴私親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習之篤中書造命其除行不若內批之專往者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內

則拘制於權臣外則恐怯於疆敵敬心尚未敢盡弛則私意亦未得盡行比來天戒人言既已玩熟而貪濁柄國黷貨行私故不得不縱陛下所欲於是定策之碑忽從中出貴戚子弟交通中外土木興作威豎夤緣展轉流毒至於御筆之出上則廢朝令下則侵有司雖以訟牒細故皆得藉羣璫之勢徹清都之邃此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疊出於數月之內陛下得不亟為治亂持危之計而可復以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授太學博士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京黼也今日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為治必先正其綱紀彊其根本固其藩籬然後心廣體胖泮渙優游其樂無極矣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為樂反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吾有黎民而無與保起視四境外侮又至雖有鄭衛之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召試館職遷校書郎皇太子冠差充太常博士命引賓贊以冠笄進詔太子拜謝升祕書郎轉對言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彊本庶幾尚有以亡為存之理出提舉福建常平劾福守史嵩之泉守謝辜不法名為禮部郎官兼太子侍讀尋以直文華閣改知寧國隆興二府仍尚左郎官兼玉牒檢討入對願陛下端本澄源虛已盡下恢大公之道開不諱之門使朝廷之上光明洞達無邪孽之根四海之內歡欣交通無怨戾之氣臣之忠愛莫切於此遷太府少卿祕書少監兼太子諭德疏論董宋臣十餘年來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參會惡德以致兵戈相尋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跡已絕豈料陰消

再疑水解驟合既得自便卽圖復用使之出入壺與給事宗廟  
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陛下方爲  
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以爲計之過也不聽乞休太子  
勉留授祕閣修撰知吉州度宗卽位召除太常少卿兼國史編  
修實錄檢討起居郎兼侍讀入奏願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  
其愛身也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不以私昵隳其法度  
政事必出於朝廷而預防於多門人才必出於明揚而深杜於  
邪徑擢中書舍人累遷工部尚書顯文閣直學士五辭召命以  
端明殿學士賜金帶致仕卒年七十一贈正奉大夫諡文清漢  
介潔有守恬於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方逢辰字君錫淳安人自幼天稟卓絕刻苦問學夜誦徹旦無  
書不徧而會極於周程朱子之學以格物爲窮理之本篤行爲

修己之要既長人物魁岸聲如洪鐘初名夢魁淳祐十年進士

第一理宗改今名授幕職歷典州郡所至以教化爲先務暇日  
從容庠序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東陽士闢義塾迎之從遊  
者數百人尋創家塾授徒以居累官兵部侍郎國史修撰兼侍  
讀鄭清之賈似道擅權逢辰叩闕言事辭旨激烈忤似道意乃  
稱疾歸度宗立問其講授之所御書石峽書院四字爲扁仍賜  
手詔曰近進士一科文章盛而古意衰卿以儒碩早魁多士晚  
更倡明正學作新士習一意以繼往開來爲已任朕甚嘉之其  
眷遇如此後卒于家所著有孝經解易外傳尚書釋傳學庸註  
釋格物入門諸書行于世學者稱爲蛟峰先生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父撝知徽州有惠政嘗進忠諫于朝  
丁大全欲致之不可得同日雙生二子曰應麟應鳳應麟九歲

通六經從王荃學登淳祐進士調西安簿知縣翁甫聞諸校欲  
爲亂倉皇不知所出應麟以理論服之差監平江百萬倉調浙  
西常平茶鹽主管帳司父憂服除改揚州教授應麟常言今之  
習舉業者苟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於典章制度漫不加省非  
國家所望於通儒乃閉門發憤假館閣書讀之與弟應鳳相繼  
皆中博學宏詞科詔書褒美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  
殿策士召應麟覆考得第七卷讀之乃頓首曰是叅古誼若龜  
鏡忠肝如鐵石敢爲得士賀帝悅寘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  
久之歷主管三省審院架閣文字國子學錄武學博士疏言當  
今事勢艱難輿圖益蹙人才日乏民力日殫宜強於爲善增修  
其德無自沮怠恢弘士氣操綱紀而明委任謹左右而防壅蔽  
求哲人以輔後嗣帝嘉之遷太常主簿而對言淮成方警蜀道

孔艱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旣困而重歛大非修攘之計願今  
勿以宴安自逸容悅自寬帝爲愀然時丁大全諱言邊事奏罷  
應麟未幾大全敗起爲台州通判累遷祕書郎兼沂王府教授  
尋星見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箝天下之  
口沮直臣之氣如應天何改著作郎度宗立權直學士院兼崇  
政殿說書值人日大雪帝問故事應麟誦唐李嶠等應制詩以  
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饑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名除將作監轉  
對言人君防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誠擢侍立修注官祕書少監  
兼侍講疏論市舶不報又兼起居中書二舍人會賈似道入相  
葉夢鼎江萬里各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奏孝宗朝闕相者亦  
逾年似道聞之大怒語包恢曰我去王伯厚無難第此人素著  
文學不欲使天下譏我棄名士彼盍少自貶恢以告笑曰迨和

之患小負君之罪大適遇冬雷應麟言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  
迺命不專姦邪並進卑踰尊外陵內之象當清天君以荅天  
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似道決意  
逐之應麟牒閣門直前奏對謂用人莫先於察君子小人方補  
疏待班臺臣亟疏駁之罷為祕閣修撰主管崇禧觀由是二史  
直前之制遂廢久之起知徽州父老喜曰此清白太守子也至  
則抑豪右省和賦民大悅之名為祕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權吏部侍郎指陳成敗逆順之說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議  
不容緩今乃從容如常事幾一失恐生不測帝不懌會以母憂  
去似道潰師江上授應麟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即疏陳上事  
曰急征討明政刑厲廉耻通下情求遺材練軍實備糧餉舉實  
能擇收守防海道因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至者厚賞  
以資其勇之氣并力進剿無拘細散虛文遷禮部侍郎日食  
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尋轉尚書兼給事中繳駁徐囊為御史  
與留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黃萬石蠹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  
罪大莫浚貪墨輕躁今方欲引用善類恐反為所搏噬又奏夢  
炎列命慢諫言弗用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註不  
報出關俟命再奏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議勢不當  
留遂東歸朝議奪其要路寵以清秩詔中使譚純德召授翰林  
學士應麟力辭家居後二十年方卒所著有深寧集一百卷通  
鑑地里考一百卷玉海二百卷又掖垣類藁詩考詩地里考漢  
藝文志攷證通鑑荅問困學紀聞蒙訓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  
篇并王會篇小學糾珠詞學指南題苑筆海姓氏急就篇漢制  
攷六經天文編小學諷詠凡六百九十餘卷行于世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文翰 未十之一

楊億 從祖徽之弟偉  
從子紘宗人

劉筠

宋白

胡旦

朱昂

趙隣幾

何承裕

鄭起

高頌

李度

韓溥

鞠常

郭忠恕

錢熙

東充

朱綬 子敏

夏侯嘉正

羅處約

路振

崔遵度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爲玉山令夢一道士來謁自稱懷玉山人未幾生億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自幼能言母口授以孝經卽成誦天資穎悟七歲對客談論爲文揮

翰不輟有老成風年十一博覽強記太宗聞其名詔運使張去華就試詞藝送闕連三日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帝賞異命送中書翼日下制曰汝方髫髻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趨塵一日千里朕有望於汝也授秘書正字賜袍笏外艱服除會從祖徽之知許州億往依之晝夜務學不息徽之歎曰與吾門者在汝矣淳化中詣闕獻文改奉禮郎令讀中秘書益廣聞見獻二京賦命試翰林賜進士第遷光祿丞屬後苑賞花曲宴名于御坐側賦詩遂上金明池頌帝與宰相誦其警句明年二月復宴苑中再以詩獻命直集賢院求歸帝知其貧屢有賜賚至道初上九絃琴五絃阮頌優賜緋魚二年遷著作佐郎爲越王生辰使時公卿表疏多假文於億名稱益著真宗尹京書疏悉委草定登祚拜左正言預修太宗實錄卷凡八十億獨草

五十六卷書成固請就養得處州尋乞還拜左司諫知制誥賜金紫咸平中議靈州棄守億疏言存有大害棄有大利纏纏于餘言景德初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前宜黃簿王太冲擢大理評事億封還詔書言胥吏之賤不當任清秩太冲遂補外俄判史館預修冊府元龜與王欽若同爲總領序次體制皆億裁定羣寮分撰篇序詔經億竄定方用三年拜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凡變例多出其手祥符初轉兵部員外戶部郎中億體素清羸以疾求解近職優詔不許但權免朝直在告上屢遣中使挾醫診視億上章謝上作詩批紙尾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性剛介寡合重交遊尚名節一時文士咸賴其題品與李繼路振刁衍陳越劉筠輩厚善欽若驟貴億素薄其爲人欽若銜之陳彭年亦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其右相與訾毀真宗將立

劉后欲令億草詔，丁謂喻旨，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乃陽狂奔，陽翟臺官劾之，左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許就養病。上親緘藥劑，加賜金帛，億表謝作君可思賦，以摠忠悃。用府書成，進秘書監。七年病愈，起知汝州，代還久之，不遷。會加上玉皇聖號，表求陪預，命爲叅詳儀制副使。俄知禮儀院判秘閣、太常寺。天禧二年，拜工部侍郎，權知貢舉。內艱，起復，屬行郊禮，以億典禮樂復爲翰林學士，詔注釋御集，兼史館修撰，判館事，權景靈宮副使。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無子，立從子紘爲後。錄爲奉禮郎，億文格雄健，才思敏捷，兼以體製精密，綽有規裁。朝廷典章制度，特多取正，喜訓誘後進，藉以成名者甚衆。一時學者翕然宗之。手集當世述作數千篇，爲筆苑時文錄，性好周給，所得祿俸散親友，輒盡。留心釋典，禪觀

之學，所著有括蒼武夷頴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麓等集，內外制、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徽之字仲猷，祖部仕，闕爲義軍校家。世尚武，父澄折節爲儒，終浦城令。徽之幼刻苦向學，邑人江文蔚善賦，江爲能詩，因與之游，遂齊名。南唐時嘗肄業潯陽之廬山，潛服至汴，以文投竇儀，王朴深加賞遇。周顯德中舉進士，世宗命覆試，同時登第者十六人，惟徽之與李覃、何曠、趙隣、幾中選授校書郎，遷集賢校理，著作佐郎，與竇曠同纂禮樂書。宰相范質器重之。宋乾德初出爲天興令，府帥王彥超知其名，待以賓禮。蜀平，移峨眉，令與宋白吟詠酬答，遷左拾遺，右補闕，代還。太宗素聞其詩名，因索所著，徽之獻數百篇，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之句，上稱賞，自是聖制多以別本爲賜。累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會緝文苑英華，以徽之精於風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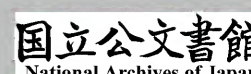
命編詩百八十卷。歷兵刑二部。郎中獻雍熙詞。上賡其韻。以賜  
端拱。初拜左諫議大夫。出知許州。入判史館。修撰上言。陛下嗣  
統鴻圖。闢揚文治。廢墜修舉。儒學響臻。然擅文章者多。超遷明  
經業者罕。除用向非振舉。曷勸專勤。師法不傳。祖述安在。且京  
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  
教化。獎人材。由內及外之道也。望發明詔。博求通經之士。簡之  
朝著。拔自草萊。增置員數。分教胄子。隨其所業。授以廩稍。且優  
加旌別。使淹貫經士皆蒙厚賞。則天下知所勸矣。太宗嘉納。謂  
宰相曰。徽之儒雅操履無玷。宜置館閣。未幾判集賢院。嘗預觀  
燈。乾元樓上。嘉其精力不衰。坐漏洩。張洎語出。為山南東道行  
軍司馬。改鎮安軍。真宗尹開封。令充判官。東宮建兼左庶子。嘗  
出巡田。太子作詩言懷。因以寄之。遷給事中。登祚。拜工部侍郎。  
樞密直學士。咸平中。轉禮兵二部。兼秘書監。特授翰林侍讀學  
士。入謝命。坐勞。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俾卿得以養性也。未幾  
以足疾罷。郊祀錫賚如例。車駕北巡。及駐大名。並詔存問。卒年  
八十。贈兵部尚書。賻錢絹無子。錄外孫宋綬姪孫偃。集並同學。  
究出身。徽之純厚。清介多識。典故善談論。守規矩。尚名教。尤疾  
非道。于進嘗言。溫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  
禮俗寢薄。世謂其知言。性寡諧。俗惟李昉王祐深所推服。與石  
熙載李穆賈黃中為文義交。自唐室以來。士族人物。悉能詳記。  
酷好吟詠。每對客論詩。終日忘倦。有集二十卷。上令夏侯嶠取  
以進。妻王氏卒。葬復以緡帛賜其家。弟偉字子奇。幼學于億。  
天禧元年。獻頌名試學士院。賜及第。授校書郎。知龍游縣。歷遷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通判單州。會州卒。李素謀殺巡檢使。合二

百餘人闖入鼓角門州將懼不敢出偉挺身往諭卒皆投兵聽命籍首惡十餘人斬之餘悉散釋徙知祥符提點開封縣鎮公事再遷兵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偉清慎罕治劇才常秉小笏以朝仁宗識之命知制誥擢權諫院當時譏其亡補累進中書舍人卒贈禮部侍郎 紘字望之歷官知鄆縣以億遺集獻得賜進士出身通判越州知筠州提點江東刑獄歷荆南福建轉運按察使所至開義倉以賑饑民然御下甚急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虎坐降知衡州轉湖州終太常少卿生平性嚴雖家居對兒女不妄言笑聚書萬卷手抄事實名窺豹篇 宗人澈字晏如父思進天福中渡海因家青州之北海累佐使幕為趙鎮從事澈幼聰警七歲讀春秋左傳曉大義周宰相李穀召令默誦無遺甚異之年十六假昭慶令建隆初舉進士竇儀許其文詞敏速可當書檄之任調河內主簿遷青州司戶參軍鞫獄平允無所阿畏太祖知其名召試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州江南平命通判虔州單騎入其境諭以朝廷威信偽帥郭再興聽命即奉符以代悉料城中軍士之勇壯者凡五百人為一綱併擒土豪黎羅二姓悉送京師遷右贊善大夫擢知淄州事親以孝聞求便侍養徙判青州三遷祠部員外郎改知舒州轉度支郎中咸平初為雍王府記室參軍賜金紫從留守東京充判官卒年七十四子巒淳化進士職方員外郎

冊曰有宋藝甲寔維億始駢儷是沿厥體敝飢柳穆振之力苦不逮廬陵崛興眉山繼軌方駕昌黎蚍蜉諸子二代

文章兩鉅公爾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登進士為館陶縣尉代還授大理評事楊



億奉詔校太清樓書試選人擢筠第一轉秘閣校理真宗北巡命爲大名觀察判官自邊鄙罷兵國家閒暇帝垂意篇籍集諸儒者論文章爲一代之典筠預修圖經及冊府元龜推爲精敏屢得嘉獎帝御延和殿召筠與陳從易賦詩稱善祀汾陰又命筠與錢逸宋綬陳越纂所過地志風物故實善惡名曰士訓以奏時方興禮文之事筠數上賦頌冊府書成進左正言直史館修起居注屬病予告詔續其俸遷左司諫知制誥加史館修撰出知鄧州改陳州還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同知貢舉進翰林學士嘗草丁謂與李迪罷相制旣而謂復留令別草筠不奉詔乃更名晏殊筠出遇之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謂凌擅權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久居此請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廬州仁宗遷給事中復入翰林踰月拜御史中丞故事三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勝臺中曰御史自言事毋先白天聖二年進禮部侍郎知貢舉俄以樞密直學士知潁州名還進學士承旨再知貢舉進龍圖閣直學士同修國史判尚書都省祀南郊爲禮儀使請宿齋太廟日罷朝饗玉清昭應宮候禮成備鑾駕恭謝從之筠素愛廬江築室城中構閣藏前後所賜書帝飛白題曰聖文祕奉之閣再知廬州營塚墓自爲銘刻之尋卒生平工爲詩億初識拔後與齊名時號楊劉凡三入禁林三典貢部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始性不苟合論事明達而治尚簡嚴晚爲陽翟富人奏求恩澤清議少之著冊府應言榮遇禁林肥川中司汝陰三入玉堂凡七集子蚤卒田廬沒官包拯少時爲筠所知及拯顯奏立族子爲後以田廬還之宋白字太素大名人未冠善屬文性豪俊初尚氣節重交游客

郭杜間武人張瓊館遇之甚厚著名詞場登建隆進士乾德初  
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授著作郎賜襲衣犀帶蜀平爲玉津令  
開寶中閻丕王洞交薦白以親老乞外連知病城衛南二縣太  
宗潛藩時常獻以文有襲衣之賜登前擢左拾遺知兗州名還  
摹唐玄宗泰山刻銘以獻且述東人望幸之意俄直史館預修  
實錄判吏部南曹劉繼元降奏平晉頌上喜名至行宮褒慰還  
京拜中書舍人賜金紫累加禮部侍郎前後凡三知貢舉蘇易  
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皆所得士也有進士趙慶者素無行游  
何承矩之門白嘗過承矩嚙飲慶潛出拜白求薦人多指以爲  
辭寇準又言白家用黃金器乃舉人所賂遂出爲保大軍行軍  
司馬踰年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憫之名還爲  
衛尉卿歷禮戶二部侍郎學士承旨兼秘書監真宗卽位累拜  
禮部尚書白學問宏博屬文敏贍然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內署  
久頗厭番直草辭疎略多不愜旨罷爲刑部尚書判集賢院事  
故事三館學士止五日內殿起居會用錢易言悉令赴外朝白  
羸老步梗再表乞致仕東封進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七贈左僕  
射初諡文憲以乏檢操改文安有集百卷子憲臣國子博士得  
臣進士及第至太常丞良臣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從子唐臣  
試正字孫懿孫將作監簿孝孫試校書郎白雅善談諧不拘小  
節贍濟親族撫卹孤藐世多其雍睦聚書數萬卷及古圖畫嘗  
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凡唐賢編集遺落者多續綴之喜獎  
掖後進有文藝者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獨惡陳彭年爲人黜  
落之後彭年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闕防蓋爲白設也  
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少有才華博學能文擢進士第一爲

將作監丞通判昇州縣李氏時所度僧爲兵遷左拾遺直史館  
數言時政出爲淮南東路運副知海州踰年召歸獻河平頌曰  
天祥我宋以君兆民配大成休惟堯與隣粵有大水昏墊下人  
我防大患惟河之屯逆遜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  
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烝民民以勤力臣以勤職  
役云告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式  
我寒長河融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咸則太宗覽之至逆遜姦  
普語怒其狂躁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又上平燕議曰歲之  
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末至來年歲在宋分明年初秋至六年  
鎮在燕分從今年爲備至來春興師北兵遇春夏則氈裘皮履  
羊弓寒馬不爲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逢暄筋力勇健  
以勇健之士驅無用之敵承福慶之時討災殃之寇成功立事  
在可此矣起爲左補闕預修國史歷戶部司封員外郎知制誥  
有備書人翟穎者旦與之善因爲改姓名曰馬周令上書詆訐  
時政且自薦可爲大臣馬周坐流海島旦亦貶坊州團練副使  
徙絳州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遷本曹郎中史館修撰素善  
中官王繼恩爲草制辭過美繼恩敗旦貶安遠軍行軍司馬判  
籍流潯州咸平初累移通徐二州團練副使進祠部郎中母喪  
服除追行父服已而失明以秘書監致仕卒生平喜讀書不少  
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唐乘家傳三百餘  
卷晚尤黷貨干擾州縣持吏短長時論薄之旣死子孫貧甚寓  
樞民間皇祐末知襄州王田爲言得贖錢以葬

朱昂字舉之由京兆徙南陽梁祖篡唐父葆光與舊臣顏蕘李  
濤輩挈家而南寓潭州每正旦長至節序立南獄祠前北望號

勤殆二十年因樂衡山之勝遂家焉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  
學有朱遵度者好讀書人號之爲朱萬卷目昂爲小萬卷嘗經  
行廬陵道遇異人告以中原不久當有真主平一天下子仕至  
四品安用南爲昂乃北游江淮謁見揚州統兵韓令坤陳治亂  
方略令坤奇之署權揚子縣兵革之後逃亡過半昂便宜綏輯  
招復七千餘家表授縣令宋初爲衡州錄事參軍暇日讀陶潛  
閒情賦而慕之因廣其辭悉載舊史知州李昉名與語深嗟賞  
之開寶中任太子洗馬凡十五年出知蓬州徙廣安軍擒妖賊  
李仙蜀民以安宰相薛居正稱其能遷殿中丞知潤州作隋河  
辭言澹決之病民游觀之傷財乃天意所以亡隋而興唐不有  
前日之害安有今日之利哉就遷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真  
宗時累遷至司封吏部郎知制誥判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秘閣  
書籍昂純厚有清節澹於榮利非公事不至兩府真宗知其素  
守每加褒賞咸平二年拜翰林學士乞骸以工部侍郎致仕故  
事止謝殿門上以昂進退有禮特延見命坐賜宴玉津園賦詩  
餞行兩制三館皆預縉紳榮之閒居自稱退叟以所得俸賜購  
奇書諷誦爲樂上所著資理論三卷詔付史館弟協仕至主客  
郎中雍王府翊善以淳謹著稱亦告老歸兄弟皆省壽時人比  
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卒自爲墓誌年八  
十三門人諡曰正裕先生詔加贈贈錄孫适出身有集三十卷  
子正彝正辭並登進士正基虞部員外郎

趙隣幾字亞之鄆州須城人家世爲農隣幾獨好學善屬文嘗  
作禹別九州賦萬餘言人多傳誦登顯德進士入宋歷秘書郎  
許宋二州從事太平興國初召爲左贊善大夫直史館改宗正

丞郭贄宋白交薦因獻頌上覽而嘉之遷左補闕知制誥數月  
卒年五十九遣中使護葬隣幾體貌兀弱如不勝衣爲文浩博  
慕徐庾及王楊盧駱之體每構思必斂衽危坐成千言始下筆  
屬對精切措意縝密時輩咸推服之及掌誥命繁富冗長不達  
體要無稱職之譽嘗追補唐武宗以來實錄孜孜訪求遺事殆  
廢寢食淳化中太宗以蘇易簡言命錢熙往取時隣幾子東之  
蔭補郎山主簿以部糧沒于北邊就睢陽僑寓得所補會昌以  
來日曆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鱗子一卷六帝年略  
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并他書五十餘卷來上皆塗竄之筆也  
詔賜其家錢十萬

軻承裕魯天福進士有清才好爲歌詩嗜酒狂逸初爲中都簿  
桑維翰鎮兗知真真率不責以吏事累官著作佐郎直史館出  
知盤屋咸陽二縣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尹王彥超以名士容  
之爲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牒訴必戲判以喻曲直訴者  
多心伏引去開寶中自涇陽令入爲監察御史歷侍御史累知  
忠萬商三州太平興國中卒

鄭起字孟隆少游京洛間佻薄無檢操舉進士獻文七軸歌詩  
尤清麗周廣順初補尉氏簿秩滿以書干范質薦爲右拾遺直  
史館恭帝初遷殿中侍御史乾德初出掌泗州市征因以語譏  
刺史張延範範深銜之密奏起嗜酒廢職出爲河西令起負才  
倨傲多所詆訐先上范質書言太祖威名太盛又嘗遇祖於路  
橫絕前導而過太祖弗之較也會蜀平當徙遠官起不欲往乃  
炙烙其足因成疾卒

高頤字子奇雍丘人方學彊記手寫書千卷後唐清泰中擢乙

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顯德中符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左右多肆貪虐惟頌清苦守法在職計口受費餘皆不納魏人愛之適太宗親迎懿德皇后于大名彥卿遣頌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後隨彥卿鎮鳳翔天雄軍以病免雍熙二年于南金舉學究自陳臣父年八十四嘗佐使幕願賜一第庶獲寸祿以養太宗語宰相宋琪曰惜頌老矣不欲煩以官擢南金第拜頌左補闕致仕賜錢十萬後卒于家頌素性純樸老而彌篤時稱為長者次子鼎舉進士至殿中丞

李度洛陽人工於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周顯德中擢第授永寧縣簿累遷殿中丞知歙州坐事左遷絳州團練十年不調在歙嘗刻所著詩於石有守黃門傳入禁中太宗見之語宰相令召至對於便殿與語甚悅擢為虞部員外郎直史館賜緋端拱初耕藉田加恩交州黎桓命度借太常少卿充國

信副使賜詩龍行未至卒年五十七弟康亦善詩登太平興國進士官至右贊善大夫

韓溥長安人休之裔孫也少俊敏能文周顯德進士開寶初自靜難軍掌書記召為監察御史三遷至庫部員外郎知華州同判靈州再轉司門郎中淳化中以病辭職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疊疊然可聽尤善筆札搢紳頗推重之弟洎亦進士及第

鞠常字可久高密人祖真黃縣令父慶孫申州團練判官常少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二年擢第授校書郎周廣順中弟愉亦登進士父子兄弟咸有詩名范質薦常充集賢校理出為鄆州觀察支使歷永興軍掌書記伊陽猗氏二縣令蔡州防禦判官復



宰介休魏縣開寶中趙普薦爲著作佐郎嘗著四時成歲賦春  
蘭賦頗存託興有集二十卷後終清河令年僅四十七子仲謀  
字有開登雍熙進士素有才幹歷監察御史東京留守推官陝  
西轉運至兵部員外郎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七歲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尤工篆籀  
弱冠漢湘陰公名之拂衣去周廣順中爲宗正丞兼國子博士  
建隆初坐酒失貶乾州司戶參軍又擅離貶所削籍配靈武遂  
流落不仕游岐雍京洛間縱飲踈弛逢人無貴賤輒呼苟有佳  
山水卽淹留淹旬不去或踰月不食盛暑暴日中體不沾汗窮  
冬鑿河水而浴凌澌消解人皆異之尤善畫所圖屋室重複之  
狀極臻精妙多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醞豫張紈素於壁乘  
興卽書苟意不欲固請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爲寶太宗聞其  
名召赴闕授國子監簿賜襲衣銀帶錢五萬令刊定歷代字書  
性無檢局樂放縱上憐其才每優容之益使酒肆言謗譏以擅  
鬻官物詔減死決杖流登州行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今  
逝矣因培地爲穴度可容其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側後累月  
故人取其尸將改葬之體甚輕若蟬蛻然所定古今尚書并釋  
文行於世

錢熙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居讓陳洪進署清溪令熙幼穎  
及長博貫羣籍善屬文洪進嘉其才妻以弟之女將署府職辭  
不就著楚雁賦以見志尋復辟爲巡官專職箴奏洪進歸朝攜  
文謁李昉深加賞重爲之延譽令與子宗諤游遂登甲科補度  
州觀察推官代還寇準薦其文召試遷殿中丞賜緋魚獻四夷  
來王賦太宗嘉之命以本官直史館熙與楊徽之厚善劉昌言

同鄉徵之言張洎錢若水將被進用昌言洩其語洎疑熙交構  
訴之坐削職通判朗州俄徙衡州就改太常博士真宗遷右司  
諫尋判杭州政多專達為運使所奏徙越州為人負氣好學善  
談笑精筆札狷躁務進自罷內職憤恚成疾卒年四十八嘗擬  
古樂府著雜言十數篇及措刑論為識者所許有集十卷子蒙  
吉亦進士及第

陳充字若虛成都人詞學典贍雍熙中擢甲科釋褐孟州觀察  
推官就改掌書記寇準薦其文學召試授殿中丞出知明州入  
為太常博士直昭文館歷兵刑工三部員外郎景德中同知貢  
舉轉工部二部郎中以足疾不任朝謁出禮西京御史臺前  
六年卒年七十充性曠達善談諧家素豪盛以聲氣自矜  
父用自其少時子頗然其名以疾故不登朝職皆父意  
孺善惡無餘論言堯舜之善伯鯀之惡俱不能及其子因作論  
以反之臨終自為墓誌有集二十卷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臯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母楊徽  
之女也綬生而警敏骨奇為外祖所鍾愛藏書悉與之母亦知  
書每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時所推尚以徽之  
遺奏補太祝年十五名試中書真宗愛其文授大理評事選於  
秘閣讀書復試學士院賜同進士出身除集賢校理與父同職  
累遷左正言同判太常禮院久之判憑由司建言比歲赦令蠲  
逋後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請選官考覈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  
人除積負數百萬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兼史館修撰仁宗  
立進戶部左司郎中同修實錄歷翰林侍讀學士修唐史遷中  
書舍人史成進工部侍郎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贊孝養補政

治者以上遂錄謝偃惟皇戒德賦孝經論語節要及唐帝範開  
元臣僚所上聖典并君臣正理論三卷上之又引唐先天故事  
欲令羣臣對前殿凡政務除拜皆取上旨書上忤太后意改龍  
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后崩名還將大用宰相張士遜沮之僅  
復前官議章獻明肅章懿三太后祔廟禮綬請別築宮名奉慈  
廟以安神主事多采用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綬綬固辭因上  
言帝王之御天下在撻攬威柄頃者恩出太后朝臣多吝除拜  
而邪佞或徑取升擢今陛下躬親萬務大臣又各市恩不能推  
心竭力以輔陛下往往朋黨罔上或窺測帝旨或附會已意此  
風寢長有蠹邦政惟祖宗憂此嘗謹國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  
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爲內患深可懼也願陛下深思熟  
念整齊綱紀正在今日士遜罷始拜參知政事時帝春秋富天  
下無事綬慮宴樂漸肆上言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生於所忽  
故立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事至而應不亦殆與又言臨事尚  
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奸不能移能斷則邪不  
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願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閒聲味以調  
六氣節宣以順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再遷吏部侍郎宰  
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夷簡執政蔡齊間有所異  
政事依違不決於是皆罷以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侍講筵  
權判尚書都省歲餘加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元昊  
反綬畫十事以獻復名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復參政事時  
已疾母尚無恙綬起居自力區處後事而卒年五十贈司徒兼  
侍中諡宣獻綬孝謹清介言動有常自爲兒童時手不執錢藏  
書萬卷親自校讐朝廷大議論多所裁定初郊祀攝太僕卿帝

問儀物典故占對辨給因上所撰鹵簿圖十卷楊億稱其文沈壯淳麗曰吾殆不及也其筆札尤精妙卒後帝多取藏禁中子敏求字次道及第爲館閣校勘坐蘇舜欽事出簽判集慶軍王元臣奏爲唐書編修官同知太常禮院著令嫡孫承重新衰三年加集賢校理宋庠辟通判西京歷羣牧度支判官出知亳州治平中名爲仁宗實錄檢討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寺曾公亮惡禮院劉瑩附會敏求坐以議宗室嫁娶典禮前後乖異貶知絳州尋名還徐國公主以夫兄爲姪奏官敏求疏其瀆亂天倫執正之會草呂公著罷相制王安石諭旨使明著罪狀敏求但言敷陳失實忤安石意又封還李定除御史詔頭遂解職改右諫議大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語切直敏求擢寅之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人爲敏求懼賴帝全護除史館修撰尋加龍圖閣學士命修兩朝正史掌均國公牋奏卒年六十一贈禮部侍郎敏求熟於典故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朝廷及士大夫疑義必就正焉嘗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登第者少請令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又州學有舍無官故士輕去鄉里以求師請置學官後皆行之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有俊才與王禹偁羅處約齊名登進士官著作佐郎嘗爲洞庭賦備載舊史徐鉉見之曰是玄虛之流也人多傳寫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試擢右正言直史館兼秘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獻五言十韻詩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待玉輿上依韻賜之云狹劣終難舉通才列上輿蓋戒其好進也未幾被病詔以爲益王生辰使獲金幣鬻

得錢輦歸家忽一緡自地起立良久而仆聞者異之疾遂篤年  
三十七卒子紆太子中舍

羅處約字思純華陽人伯祖袞唐末諫官父濟仕蜀歸朝除開  
封司錄太宗尹京嘉其彊幹官至太常丞卒太平興國初兄賁  
舉進士上知濟子置高等至員外郎八年處約復登第與鄉士  
嚴儲同年俱有名嘗作論曰世嘗病太史公論道德先黃老而  
後六經約以爲不然道者無不由也混成而先兩儀至虛而應  
萬物降而爲聖人與天地準故黃老姬孔通稱焉六經所以明  
道德也太上之德史傳詳矣老聃世謂方外之教然而與六經  
皆足以治世觀其清淨則得之矣孰先而尊孰後而卑其說多  
類此初調臨渙主簿遷大理評事知吳縣日與王禹偁詩什唱  
酬蘇杭間多傳誦後並召赴闕上自定題試之以爲著作郎且

史館賜緋魚應詔上言今三司非古制也乃唐中葉之後兵寇  
相仍河朔不王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賦調筦權之所出國  
用所須朝務爲急故僚吏之屬倚注尤深重其位以處之優其  
祿以寵之是致淺近之人用指瑕爲心計深識之士以剋剝爲  
身謀蠹弊相沿爲日已久今聖朝之政臻乎治平當求稽古之  
規以爲垂世之法請依六典舊儀復尚書都省丞正員外郎主  
事令史之屬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權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  
司俾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上謂相沿已久難於改更未幾  
爲荆湖路巡撫使所至以苛察立名官吏多被黜責淳化三年  
卒年三十三處約形神豐碩兼富詞藻見者知重然以急於進  
用多爲時論所薄有東觀集十卷禹偁爲序蘇易簡表上之詔  
付史館嚴儲後直史館使河北督軍糧陷于契丹

路振字子發唐相巖玄孫曾祖琛避地湘潭遂居焉父洵美事  
馬希果署連州從事謝病終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論語十歲  
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父責之對曰百言演道足矣餘何必學  
父大奇之十二父艱母慮其廢業日加誨激隆冬盛暑未嘗少  
懈舉進士太宗命題試厄言日出賦人罕知者獨振所作典贍  
上甚嘉之擢寘甲科除大理評事通判邠徐二州名還直史館  
遷太子中允知濱州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上幸魏博遣將王  
榮以五千騎追之晝夜急奔騎馬不秣道斃者十四五天子憫  
之遣使收瘞因作祭馬文備載舊史入判大理寺累遷判登聞  
院爲國史編脩官祥符初使契丹獻乘輅錄改太常博士左司  
諫擢知制誥居職文詞溫麗深愜物議屢奏賦頌爲名輩所稱  
從祀譙毫獨直綸翰賤奏填委應答無滯時推其敏贍七年同  
修起居注時李仕衡方進用王欽若欲傾之會上論作文之弊  
欽若因言路振文人惜乎不識體仕衡父誅死而振爲贈誥乃  
曰世有聞人以故終不得大用卒年五十八人咸惜之錄其子  
綸奉禮郎振純厚無城府恂恂如也有集二十卷尤長詩詠多  
警句

崔遵度字堅白江陵人後徙淄川七歲好學授經於叔父憲嘗  
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爲問憲奇之曰此子他日必成令  
器太平興國中登第授和州簿換臨汾饋芻糧抵綏州涉無定  
河河沙與水混流無定跡遵度憫陷溺者相繼著銘以紀焉端  
拱初運副夏侯濤上其勤狀名對便殿因獻文自薦值建祕閣  
擢試著作佐郎淳化中李至薦遷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餘黨  
來攻坐失守貶崇陽令移鹿邑咸平初遷太子中允引對崇政

殿索所著文改太常丞直史館祥符元年同修起居注東封遷  
左司諫遵度性清介寡合然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恬於勢利  
掌右史十餘載陛立常退匿楹間慮上見之善鼓琴得其深趣  
所僦舍有小閣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彈琴獨酌條然自適常著  
琴箋語備載舊史仁宗開壽春王府詔擇耆德方正學術之士  
拜遵度為王友賜金紫作七言詩寵之詔賓友之禮當令王答  
拜時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授王孝經上復以御詩賜之國史  
成加吏部員外郎建儲遷吏部郎中兼左諭德卒年六十七官  
其子二人仁宗卽位贈工部侍郎又官二孫有集二十卷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二終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引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文翰 宋十之二

王禹偁

子嘉祐嘉言

錢惟演

子晦暄孫弟昆易從子彥遠明逸諸孫藻景謹總卽

徐鉉

弟錯韓熙載

勾中正

孫逢吉

姚鉉

李建中

吳淑

子遵路孫瑛

舒雅

黃夷簡

盧稹謝炎許洞

刁術

陳越

黃亢

黃鑑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九歲能文舉士安見而器之登進  
士授成武簿就改大理評事知長洲太宗聞其名召試除右拾  
遺直史館賜緋故事給塗金銀帶上命特以文犀帶寵之因獻  
端拱箴以寓規諷又獻禦戎十策大略言漢文當單于強盛之

公簡錄

卷一百八十三

文翰宋二

時而能任人修政使不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常呼韓衰弱之際適致其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聖明急讓文帝契丹強盛又不及單于至如撻邊侵塞亦非候騎至雍火照甘泉之比臣愚以爲外則宜合兵勢而重將權罷小臣詞邏廣行間諜離其黨與令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相犄角明詔邊廷使知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激勸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作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命校三館史書多所釐正因策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拜左司諫知制誥京城旱疏請首減已俸以贖耗蠹之咎上自乘輿下至百官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非賊盜者釋之其餘軍民刑政之弊望委宰臣裁議頒行未幾判大理寺坐抗論妖尼道安罪貶商州團練副使移解州名還拜左正言直昭文館帝以禹偁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丐祠知單州賜錢三十萬名爲禮部員外郎屢獻便宜乞明數李繼遷罪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後卒如禹偁言至道元年拜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坐議孝章皇后喪禮忤旨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改揚州真宗卽位應詔陳五事一謹邊防通盟好使關輔輦運之民得稍休息二減冗兵併冗吏國初土地未廣財賦未豐而兵力甚強由所蓄之兵銳而非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自後地廣財豐兵冗而不銳將疑而不專此其不振之故也開寶中設官一州止有刺史司戶未間闕事以後增置團練推官通判副使曹官之外益以司理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



此所以利盡山澤尚不能足。如茶法從古無稅。自元和用兵始得緡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民何以堪。臣故請汰冗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于下也。三重選舉。國初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諸州不得奏辟。朝廷罕有資蔭。自太宗臨御之後。兼收並畜。殆逾二紀。登近萬人。至于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益精蒐慎選。無墮冗濫可也。四汰僧尼。古惟四民。自秦漢增戰士為五。以後益僧道為六。其費耗何啻億萬。願陛下深鑒治本。禁止二十載不度。使白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親大臣。遠小人。昔唐憲宗命裴相銓庶官。泊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為知言。願陛下取以為鑒。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亦許升殿。伏願振舉綱紀。以尊朝廷。

在此時矣。抑五事之中。所急尤死議兵。使眾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道以節其流。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疏奏名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宗實錄。直書時事。宰相張齊賢李沆不恟意。其議論有所輕重。出知黃州。禹偁作三黜賦。以見志。上疏言。祖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乃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以書生領州郡。名為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大郡給常從兵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不敢擅有增益。并擅修器械。城池。臣比在滁。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及徙。維揚稱。為重鎮。與滁無異。嘗出鎗仗弓弩。與巡警使臣十損四五。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為災。盜賊竊發。何以枝梧。伏望陛下特紓宸斷。許江淮諸郡。並置守捉軍士五百人。閱習。

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疏奏上嘉納之值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陳戒且自劾上詢日官云守土者當之惜其才即日命徙蘄州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則身後語上駭異至郡未踰月果卒年四十八上聞甚悼厚賻其家娶一子出身禹偁詞學敏贍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嘗曰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無媿矣為文著書多涉規諷所與游必擇儒雅後進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皆游其門嘗草李繼遷制却剽筆馬五十匹受知于上後有閩人鄭褒謁見于滁禹偁愛其儒雅為買一馬或言其駘價上笑之信也所著小畜集二十卷永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二子俱知名

長嘉祐為館職寇準婿也準尹京問以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以愚觀之不若不為之為愈也自古聖君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其于明主果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識遠慮或不逮子次嘉言第進士為江都簿真宗嘗觀禹偁奏章切直因訪其後宰相以問即名對擢大理評事至殿中侍御史曾孫汾登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子自少博學文辭清麗初補牙門將歸朝歷右屯衛右神武將軍名試學士院以笏起草文立就真宗稱善改秩太僕少卿獻咸平聖政錄惟演雖出勳貴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命直秘閣預修冊府元龜詔與億分為之序累

遷至工部侍郎會靈觀副使坐失舉降秩尋擢樞密副使歷工  
兵二部尚書仁宗卽位拜樞密使初惟演附丁謂與之爲婚謀  
逐寇準與有力焉謂旣得罪惟演又擠以自解馮拯薄其爲人  
因言惟演以妹妻后族劉美不可與機政乃罷爲鎮國軍觀察  
留後進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入朝加同平章事判許州  
未卽行冀復用御史鞠詠奏劾之乃亟去天聖七年徙節武勝  
軍再來朝言先隴在洛陽願守宮鑰改判河南再領秦寧軍惟  
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志遇耕籍求侍祠留爲景靈宮使太后  
崩詔還鎮惟演內不自安希帝意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  
后並祀真宗廟室中丞范諷劾其擅議宗廟且爲其子暖娶郭  
后妹又婚莊懿后族落平章事改崇信軍節度使卒于鎮贈侍  
中太常張瓌請諡曰文墨其家稱屈諡章得象覆議改諡曰思

慶曆間二后升祔子暖復訴改諡文僖惟演于書無所不讀家  
儲文籍幾侔秘府尤喜獎厲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  
于黃紙上批字爾蓋謂未歷中書也初真宗諡止稱文惟演議  
真宗幸澶淵服契丹宜兼稱武從之所著典懿集三十卷金坡  
遺事飛白書序錄逢辰錄奉藩書事 子晦字明叔娶獻穆大  
長公主女授大理評事遷東上閣門使貴州團練使論王守忠  
以宦者預大朝會坐殿上更以禮服進酒爲外夸所笑遷勾當  
三班院羣牧都監累忠州防禦使知河中改潁州爲秦鳳路馬  
步軍總管還提舉集禧觀終羣牧副使 暄字載陽以蔭累官  
駕部郎中知撫與台州台城素善毀暄爲增治埤堦壘石爲臺  
扞以大隄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鈞考諸路逋租上言兩浙歲  
饑故租賦不登運使若以負課獲罪必亟斂于民民不堪命矣

神宗詔釋之官至光祿卿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卒子景臻從  
弟昆字裕之易字希白皆廢王侁子兄弟刻志讀書俱登進士  
昆能詩善草隸爲治寬簡便民累官右諫議大夫秘書監卒易  
幼以才藻知名太宗與蘇易簡論文歎時無李白易簡以易對  
上驚喜真宗在東宮圖山水扇命易作歌賞愛之初補濠州團  
練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祿丞通判蘄州疏言堯放四罪而不言  
殺仁之至也近代以來斷人手足鈎背烙筋非法之刑非所以  
助聖治帝嘉納其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對策入等除秘書丞  
通判信州東封獻殊祥錄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祀汾陰幸亳  
州獻宋雅一篇命修車駕所過圖經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真  
宗雅眷詞臣躬自簡拔歷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遷左司  
郎中爲翰林學士儻直未滿卒仁宗憐之召妻盛氏至禁中賜  
以冠帔易才學膽敏過人數千百言擢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  
行草喜觀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有金闕瀛州西垣制集  
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錄青雲新錄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  
卷子彥遠明逸諸孫藻總相繼應賢良方正宋興以來父子兄  
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門而已彥遠字子高素性豪邁初蔭  
齋郎累遷大理寺丞登第爲殿中丞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  
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科擢祠部員外郎知潤州上疏仁宗  
曰陛下卽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  
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者以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  
良故出示譴告耶今契丹據山後元昊盜靈武蠻獠掠湖廣惟  
陛下念此三方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增修德業宗社之  
福也上嘉納召爲右司諫數有建明請勿數赦增牧守俸以

養廉吏息中外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兼知諫院奏諸路大水陰氣過盛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禁門者特賜五品服又疏農爲有國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蠻夸之本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墾田至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本朝戶七百三十餘萬墾田祇一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家不可勝計舊制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徒有虛文而無實效願置勸農司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著之于籍屋塘山澤溝洫桑柘皆所不廢畧清強幕職并州縣佐貳爲判官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轉運司考核第其賞罰又歷論內侍楊懷敏以妄言契丹主宗真之死除入內副都知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遽得環衛官許懷德慎躄高年未謝事楊景宗郭承祐關元小人宜廢不用疏入多見聽納後卒于官 明逸字子飛由殿中丞轉太常博士爲呂夷簡所知擢右正言嘗希章得象陳執中意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所推薦多挾朋黨旣入二人皆罷免石元孫以死事褒贈旣而生歸明逸請正其僨軍之罪進同修注知制誥尋知諫院爲翰林學士史館修撰自登科至是纔五年遂知開封坐無威望罷爲龍圖閣學士歷加端明殿學士知秦州會旃斲囉妻亡前帥張方平請賻以千緡且誘般次入貢明逸上言朝廷撫旃氏至厚頃以招馬爲名邀請六事乃徇其五而猶缺望壅遏于闕入貢豈可復加賜以辱國體從之而于闐使與般次亦皆至殿侍程從簡私與旃囉別子木征盟令過洮河許以官且歸其秦州質子因事不驗木征怒留貢使明逸械從簡往詰因斬之木征惶懼悉遣所留者治平初復入爲翰林

學士神宗立御史論其傾險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人罷知永興軍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修懿 藻字醇老幼孤刻厲爲學登第爲秘閣校理同修起居注知制誥慈聖太后臨朝上書乞還政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平居樂易無崖岸居官獨立能守繩墨爲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貧賻錢五十萬贈大中大夫 景謏景臻之從兄也由殿直巡轄兩京馬遞登第王安石愛其文推舉于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府界又爲之屬以文薦舉及作相往詣之令先與安國相見安國亦素相善語曰相君欲處以館閣景謏固辭及見安石令治峽路役法且委以戎瀘蠻事答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知若戎瀘用兵一路生靈休戚所繫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坐客數十

皆爲之懼景謏怡然退語人曰自古好利者衆顧義者寡一爲利所動事皆由人苟如是則盜亦可爲也遂與安石絕熙寧末從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爲外官至朝請郎而卒 勰字穆父彥遠之子五歲日誦千言十三制舉業成會安石惡孔文仲策罷其科以蔭知尉氏縣還爲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以御史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已命權鹽鐵判官歷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中居母喪會定官制帝于左司郎中格目書其姓名須終制授之奉使弔高麗勰入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故選卿往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却所餉金銀器四千兩還拜中書舍人元

祐初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蒞事精敏訴牒至隨  
卽剖決簡不中理者戒無復來閱月又至颺呼而詰之其人驚  
服宗室貴戚爲之斂手雖相府謁吏亦械治之衆積憾出知越  
州徙瀛州召拜戶工二部侍郎進尚書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  
開封蘇軾嘗乘其据案時遺之以詩颺操筆立報軾曰電掃庭  
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哲宗蒞政以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以  
嘗行章惇謫詞有鞅鞅非少主之臣極極無大臣之節懼而求  
去帝謂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常侍經幄帝語之曰臺臣論徐邸  
事其辭連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請卿當慰以溫言  
旣而章果至颺答詔云弗容羣枉規欲動搖朕察其誣力加明  
辨夫何異趣乃爾乞身帝謂能道所欲言惇益加排詆諷全臺  
攻之罷知池州卒于官年六十四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師字中道登第調睦州推官部使者啖以薦贖使往治衢獄卽  
曰寧老冗選中不忍以人命易薦劾旣至皆平反之俄辟鄜延  
幕府崇寧中任陝西運判王師復銀州徽宗問曰靈武可取乎  
對曰聞大砦泉地皆斥鹵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  
願敕邊臣先爲不可勝以待庶可得志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  
慶州至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歲耕之得粟數十萬徙  
知延安凡五年累加集賢修撰徽猷閣待制顯謨閣直學士以  
抗論童貫平陝西錢幣市價及均糴法貶永州團練副使然其  
害亦寢數月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疾復直學士提舉洞  
霄宮睦寇作起知宣州自力上道軍須悉力以應上功進龍圖  
閣學士轉正奉大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忠定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文與韓熙載齊名仕吳爲校書郎

仕南唐李景試知制誥太子右諭德遷中書舍人事煜爲禮部  
侍郎署中書省事歷遷至吏部尚書嘗使于宋羣臣以鉉博學  
有材辨白帝宜有以待之時帝不事文墨鉉盛稱煜能文帝使  
誦其詩鉉誦煜所爲秋月篇太祖笑曰寒士語耳鉉請太祖作  
徐曰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日出有句云未  
離海底千山墨纔到中天萬國明鉉不覺驚服屢求緩兵不許  
歸朝命爲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直學士院從征太原軍中  
書詔填委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多之師還加給事中八年  
出爲右散騎常侍遷左常侍坐妖尼道安誣奏貶靜難行軍司  
馬邠州苦寒致冷疾晨起方冠帶遽索筆約束後事卒年七十  
六無子門人鄭文寶護其喪胡仲容葬之于南昌西山鉉性簡  
淡寡欲質直無矯飾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與  
勾中正葛滄王惟恭同校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  
六百餘字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  
陽冰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弟錯字楚  
金四歲而孤能自知書李景奇其文以爲秘書正字累官內史  
舍人亦善小學嘗以說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曰說文解字  
韻譜鉉使宋錯憂懼而卒年五十五李穆使時見其兄弟文章  
嘆曰二陸不及也有文集家傳及質疑論方輿記古今國典賦  
苑歲時廣記其稽神錄多出于門客蒯亮附會而成韓熙載  
字叔言濰州北海人後唐同光進士名聞京洛父光嗣平盧軍  
節度副使同光末青州軍亂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  
卽位被誅熙載奔吳歷滁和常三州從事李昇僭號爲秘書郎  
令事于景于東宮景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常上章言



切直景嘉納之時江左草創熙載號知禮昇將葬令攝太常博士改吉凶儀禮不如式者十數事時議以昇廟號稱宗繼唐昭宗後熙載請號烈祖景從之擢知制誥爲宋齊丘馮延巳所忌不得顯位居常懶慢朝直多闕未幾罷去景遣齊丘黨陳覺馮延魯討福州師敗而還釋不問熙載請寘于法由是益排之貶和州司馬久乃召爲史館修撰拜中書舍人世宗平淮甸景患國用不足熙載請鑄鐵錢以權之煜襲位以熙載爲兵部尚書充鑄錢使錢貨益輕不勝其弊頗亦自悔熙載才氣俊逸機用周敏性高簡無所卑屈未嘗輕拜人雖被遣逐終不改節江左號爲韓夫子善爲文大言自負凡士人道釋載金帛以求銘誌碑記者不絕又善音樂累獲賞賜畜聲妓四十餘出入舛雜煜垂倚爲相以不修帷薄責授右庶子分司洪州熙載盡斥諸奴煜復留之改秘書監尋還舊職羣妾稍集如故遷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開寶三年卒年六十煜痛惜之贈左僕射平章事諡文靖葬于梅頂岡謝安墓側自顯德中太祖方典禁兵熙載朝周歸景問中國大臣對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乾德丁卯年五星連珠于奎奎主文章又在魯分時太宗鎮魯熙載以爲中國太平之符所言皆驗著格言五卷自序其事遺文徐鍇所集

勾中正字坦然華陽人孟昶時館于其相母昭裔第奏授校書郎舉進士累爲昭裔從事歸朝歷曹滌二州錄事參軍汜水令精于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稱工太宗素聞其名中正獻入體書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被詔詳定篇韻太平興國四年副張洎使高麗還遷左贊善大夫改著作郎說文成上覽嘉賞模印

頒行因問凡有聲無字者幾何中正退條爲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又命與著作郎吳鉉大理丞楊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一百卷賜緋魚加太常博士特拜虞部員外郎淳化元年改直昭文館三遷屯田郎中中正杜門守道以文翰爲樂受詔書太宗神宗謚寶篆文又命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凡十五年方成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嘉歎良久賜金紫命藏于秘閣乾州獻古鼎四足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詔中正與杜鎬詳驗援據甚悉卒年七十四喜藏書家無餘財子希古希仲並及弟希仲太常博士同時蜀中有孫逢吉常爲國子毛詩博士檢校刊刻石經又林罕亦善字學著說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說皆刻石蜀中

姚鉉字寶之合肥人登太平興國進士解褐大理評事知湘鄉縣遷殿中丞通判簡宜昇三州淳化五年直史館文詞敏麗侍宴內苑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賜白金至道初遷太常丞充京西運副歷河東轉運使上言豪吏猾胥每見官司有疆明蒞事惠愛及民者所立教條除煩滌穢皆非所便窺伺更代悉藏其記籍害公蠹政莫甚于此欲勅所在官司但有經畫利濟事可長久者歲終書之於曆伺受代日錄付新官俾之遵守設若果有未盡聽以上聞從之咸平三年河決鄆州擢鉉知州事許以便宜徙治文陽鄉之高原委之經度營建工畢加起居舍人京東轉運徙兩浙路鉉雋爽頗尚氣與知杭州薛映不協條其罪狀除名貶連州文學過吉州萬安抵虔江舟行韻石中湍險萬狀感而賦之且以自况祥符五年赦移岳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天禧四年卒年五十三雅善筆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

雖被竄猶備夫荷擔自隨有集二十卷采唐人文章爲文粹百  
卷子嗣復上其書詔藏內府錄爲永城主簿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曾祖逢唐左衛兵曹參軍祖稠梁

商州刺史避地入蜀爲王建功臣至左衛將軍建中幼好學十

四丁外艱蜀平侍母居洛陽聚學徒給攜文入京王祐爲延

譽館于石熙載第厚待之登太平興進士解褐大理評事岳

州錄事參軍運使李惟清薦其能遷著作佐郎監潭州茶場改

殿中丞歷通判道郢二州柴成務領漕薦轉太常博士表陳時

政利害序王霸之畧太宗嘉賞引對便殿賜以緋魚蘇易簡復

薦之命直昭文館以父諱辭改集賢院數月出爲兩浙運副歷

通判河南知曹解頴蔡四州景德中以久次累主客金部司封

三員外郎建中性簡靜風神雅秀恬于榮利愛浴中風土求掌

西京御史臺加意修養構園池號曰靜居耽好吟詠遇山水佳

處多留題品自稱巖夫民伯預校定道藏經加工部郎中俄判

太府寺祥符五年御製汴水發願文遣就泗州設醮還得疾卒

年六十九平生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

妙人多摹習取以爲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

字有詔嘉獎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子周道周士並及第

周士歷侍御史江東陝西轉運三司鹽鐵判官賜金紫終工部

郎中周民太子中舍

吳淑字正儀丹陽人父文正仕吳至太子中允好學書多自寫

淑幼俊爽屬文敏速爲韓熙載潘佑所器重每有滯義難于措

詞必命淑賦述除校書郎直內史館歸朝以近臣薦試學士院

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歷太府丞著作佐

郎充秘閣校理同衆作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學問優博  
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成三十卷上之遷水部員外  
郎至道二年兼起居舍人預修太宗實錄改職方員外郎奏周  
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近諸路所上閏年圖皆掌于儀鸞司請  
自今復歸職方凡州郡地里夫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何  
以傳合他郡望令諸路各相叅畫每十年一上所冀天下險要  
不窺牖而知九州輪廣如指掌而定朝議從之會詢禦戎之策  
請復古車戰法遣使諭秦隴以西諸羗使攻李繼遷淑性純靜  
好古詞學典雅有文集十卷善于筆札好篆籀取字義千八百  
餘條撰說文五義三卷又著江淮異人錄秘閣閑談初王師圍  
建業有同宗舉家皆死惟存二女淑爲收養如所生及長嫁之  
時多其義卒年五十六子安節讓夷遵路皆登進士 遵路字

安道幼聰敏既長博學知大體母喪廬墓蔬食終制累官殿中  
丞秘閣校理章獻太后臨朝特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后意  
出知常州加意積貯以備歲儉未幾歲大饑民賴以濟有他州  
流至者亦十全八九遷司封員外郎權開封推官判三司鹽鐵  
加直史館爲淮南運副兼江淮發運使悉于真楚泰州高郵軍  
置斗門以畜泄水利廣屬郡常平儲畜至二百萬凡所規畫後  
皆便之遷工部郎中坐累降知洪州未幾召修起居注元昊反  
請復民兵除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料揀鄉民可爲兵  
者諸路視以爲法進兵部郎中權知開封馭吏嚴肅屬縣無追  
逮以宰相呂夷簡忌出知宣州上禦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  
徙陝西都轉運使卒仁宗聞而悼之遣官護喪遵路性夷雅慎  
重寡言笑善筆札政事簡易不爲聲威立朝敢言無所阿倚平

居廉儉無他好既沒室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俸贖其家孫  
瑛字德仁以蔭入官至虞部員外郎通判池黃二州知郴州年  
四十六上書致仕居蘄州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  
家事悉付子弟人莫不敬其高尚哲宗朝有薦之者名爲吏部  
郎不赴卒年八十四

舒雅字子正久仕李氏江左平爲將作監丞後充祕閣校理好  
學善屬文與吳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郎出知舒州仍賜金紫  
雅恬于榮宦州之潛山靈仙觀有神仙勝迹秩滿請掌觀事東  
封加主客郎中直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詠自  
樂時入美之卒年七十餘弟雄端拱二年進士

黃夷簡字明舉福州人父延丕事王審知甚被親遇妻以王延  
鈞女後歸錢氏至光祿卿夷簡少孤好學有名江東爲明州判  
官隨俶來朝授秘書少監元帥府掌書記賜襲衣器幣鞍馬加  
倉部員外郎俶薨始歸朝累遷考功員外都官郎中掌名表頗  
稱得體至道二年上書願備館職命直秘閣俄判吏部南曹咸  
平中名試翰林遷光祿少卿景德中任滿被病真宗重夷簡詞  
學且年老母在特命續其廩祿祥符初遷秘書少監內艱遣中  
使賻問許護喪歸服除檢校秘書監終平江軍節度副使年七  
十七爲人喜談論善屬文尤工詩詠老而不輟嘗攝鴻臚卿護  
許國長公主喪在道怒駙馬魏咸信禮接甚薄互有詬語人以  
此鄙之同時盧稹字叔微杭州人幼穎悟七歲能詩十二學  
屬文及長曉五經大義嗜周易孟子端拱初游京師徐鉉覽其  
文奇之延譽于朝登進士調束鹿主簿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  
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篇謝炎字化南蘇州人

泰寧軍掌書記崇禮之子素與盧稹齊名稹性異懦炎勁急顧  
雅相厚善端拱初登第調昭應伊闕二簿知華容公安二縣卒  
年三十四生平慕韓柳爲文有集二十卷

許洞字洞天吳縣人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性疎雋折節勵學精  
左氏傳登咸平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詣府白事馬知節怒其  
不遜坐以事除名歸吳中酣飲爲事常從民坊貰酒一日大署  
壁作酒歌數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酣數倍乃盡捐洞所負景德  
二年獻所撰虎鈴經二十卷應洞識韜略運籌決勝科就除均  
州參軍祥符四年復獻三盛禮賦名試中書改爲江縣簿卒年  
四十二有文集百卷又著春秋釋幽五卷演玄十卷

刁衍字元賓昇州人父彥能南唐昭武軍節度使衍初陰爲秘  
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侍李煜甚被親昵嘗令直清輝殿閱中

外章奏歸朝賜緋魚授太祝稱疾屏居數歲太平興國初李穀  
扈蒙勉其出仕衍因獻聖德頌詔復本官出知桐廬上諫劄書  
謂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古者投姦凶于四裔今神臯勝地反  
聚遠方流丐以配役務最非所宜觀禮曰刑人于市與衆棄之  
則知黃屋紫宸之中決非剝剝處劉之處望自今御前不行決  
罰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並赴御史臺救杖不拘大小皆赴廷  
尉以重聖皇明刑慎法之意遷大理寺丞獻文四十篇名試授  
殿中丞通判湖州奏上五事請定天下酒稅額修郡縣城隍牧  
宰條約除兩浙丁身錢禁汴水流屍遷國子博士知婺州考最  
改光州就加虞部員外郎運使狀其政績優詔嘉獎徙知廬州  
真宗遷比部員外疏言臣聞天下大器羣生衆畜治大器者執  
一以正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原故莫神于天莫富于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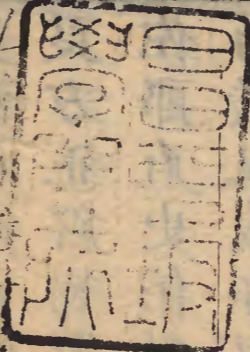
莫大于帝王上古堯舜篤善而民戴之如天桀紂凶德而民視  
以爲獨善惡有驗毀譽有異陛下纂圖布政所宜上順天心下  
從人欲慎思慮以安民繫慘舒而被物進善以去惡避毀而求  
譽私賞無及于小人私罰無施于君子無以春秋鼎盛而耽于  
逸遊惑于聲色若太祖之勤儉太宗之惠慈以答天地敷錫之  
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又獻所著本說十卷遷秘閣校理出知穎  
州入爲崇文院檢討判三司開拆司預修冊府元龜加主客郎  
中知湖州轉刑兵二部郎中卒年六十九初循家富于財被服  
飲膳極侈靡後更純澹夷雅恬于祿位善談笑喜碁奕交道敦  
篤士大夫重之三子皆登進士湛刑部郎中澁屯田員外郎渭  
太常博士湛子繹約天聖中並進士及第

陳越字損之開封尉氏人祖守危與道令父夏虞部員外郎越

少好學精歷代史善屬文辭氣俊拔咸平中侍郎郭贄薦舉賢  
良方正解褐將作監丞通判舒州徙知端與袁州召還遷著作  
佐郎直史館判登聞鼓院預修冊府元龜與陳從易劉筠尤爲  
勤職况咸亦與選賜同三傳出身真宗憫其俸薄並命月增錢  
五千車駕朝陵掌留司名表時稱爲工自是兩府賤奏多命草  
之勳貴家以銘誌請者甚衆遷太常丞羣牧判官祀汾陰擢左  
正言越性耿槩任氣喜箴切朋友放曠盃酒間家徒壁立不以  
屑意卒年四十無子母老人爲傷悼故事書章表皆舍人爲  
之東封後慶禮煩冗舍人輒嬰他務乃擇館閣官越與盛度路  
振劉筠夏竦宋綬分撰表奏每名聞于上其後皆相次掌外制  
惟越不及登擢時論惜之

黃亢字清臣浦城人生時母夢星殞于懷掬而吞之自少奇穎

過人年十五以文謁學士章得象奇之遊錢塘有贈處士林逋  
詩爲逋所激賞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爲放生池亢作詩數百  
言以諷人爭傳之亢狀貌短小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  
然嗜學彊記文詞奇偉既卒鄉人類所著爲二十卷號東溪集  
又同鄉黃鑑字唐卿少敏慧過人舉進士補桂陽監判官爲  
國子監直講楊億善其文延置門下由是知名累遷太常博士  
國史編修預後苑賞花賦詩上稱其工國史成擢直集賢院以  
母老出通判蘇州卒



弘治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